

目录

宗门武库

大慧普觉禅师年谱

宗门武库

(录自《大正藏》第47册)

参学比丘 道谦 编

1

洞山广道者，梓州人，丛林号“广无心”。初游方，问云盖智和尚：“兴化打维那，意旨如何？”智下绳床，展两手、吐舌示之，广打一坐具。智云：“此是风力所转。”又持此语问石霜琳和尚。琳云：“尔意作么生？”广亦打一坐具。琳云：“好一坐具！只是尔不知落处。”又问真净。净云：“尔意作么生？”广亦打一坐具。净云：“他打尔也打。”广于此大悟。真净因作颂云：“丈夫当断不自断，兴化为人彻底汉；已后从他眼自开，棒了罚钱趁出院。”

2

慈明、琅琅（按：琅琅，应为“琅琊”）、大愚等数人辞汾阳，相让不肯为参头。汾阳云：“此行不可以戒腊推。听吾一颂：天无头，吉州城畔展戈矛；将军正（匹）马林下过，圆州城里闹啾啾。”慈明出班云：“楚圆何人，敢当此记莛。”遂领众拜辞。

3

湛堂准和尚初参真净。净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准云：“大仰。”“夏在甚处？”准云：“大汾。”净云：“甚处人事（按：人事，即“人氏”）？”准云：“兴元府。”净展两手云：“我手何似佛手？”准罔措。净云：“适来祇对，一一灵明天真。及乎道个佛手，便成窒碍。且道病在甚处？”准云：“某甲不会。”净云：“一切现成，更教谁（按：原作“唯”）会？”

4

暹道者久参雪窦，窦欲举住金鹅。暹闻之，夜潜书偈于方丈壁间，即遁去。偈曰：“不是无心继祖灯，道惭未厠岭南能；三更月下离岩窦，眷眷无言恋碧层。”又曰：“三十余年四海间，寻师择友未尝闲；今朝得到无心处，却被无心趁出山。”暹后出世开先，承嗣德山远和尚，续通雪窦书。山前婆子见专使，欣然问曰：“暹首座出世，为谁（按：原作“唯”）烧香？”专使曰：“德山远和尚。”婆子诟骂曰：

“雪窦抖擞屎肠说禅为尔，尔得恁么辜恩负德！”

5

云居舜老夫，常讥天衣怀禅师说葛藤禅。一日，闻怀迁化，于法堂上合掌云：“且喜葛藤桩子倒了也。”秀圆通时在会中作维那，每见，诃骂不已，乃谓同列曰：“我须与这老汉理会一上。”及夜参，又如前诃骂。秀出众，厉声曰：“岂不见《圆觉经》中道……”舜遽曰：“久立大众，伏惟珍重”，便归方丈。秀曰：“这老汉通身是眼，骂得怀和尚也。”

6

湖南小景淳有才学，曾著《无缝塔铭》。大通本禅师用其语，《答无缝塔话》云：“烟霞生背面，星月绕檐楹。”淳居岳麓寺，律身精进。偶一夜经行殿陛，失脚被擗。傍僧掖起，昏懵不晓人事，至于平生所著文字，亦不能晓。兜率照禅师，初游方，过岳麓，闻老宿言淳事，照惊曰：“我此生参禅不明心地，亦如淳也，偶一失跌尚如此，况隔阴耶！”

7

吕大申公执政时，因休沐日，预化疏，请言法华斋。翌日，果到府第，坐于堂上。申公将出见之，自念曰：“拜则是？不拜则是？”言大呼曰：“吕老子，尔好劳攘！快出来！拜也好，不拜也好！”申公拜敬之。斋毕，问未来藏否。言索笔大书“毫（按：原作“毫”。后同）州”二字与之，不言所以。后罢相，知亳州，治迭文字次，忽见二字在前，始悟前讖也。

8

真净和尚退洞山，游浙，至滁州琅琊（按：原作“琅琅”）起和尚处，因众请小参。真净贬剥诸方异见邪解，无所忌惮。下座，见起和尚云：“堂头在此，赖是别无甚言语。”起云：“尔也得也。”二人相顾大笑而去。

9

叶县省和尚严冷枯淡，衲子敬畏之。浮山远、天衣怀在众时，特往参扣。正值雪寒，省诃骂驱逐，以至将水泼旦过（按：旦过，即旦过寮，云水僧人挂单所住之处），衣服皆湿。其它僧皆怒而去，惟远、怀并迭敷具，整衣，复坐于旦过中。省到，诃曰：“尔更不去，我打尔！”远近前云：“某二人数千里，特来参和尚禅，岂以一杓水泼之便去！若打杀也不去！”省笑曰：“尔两个要参禅，却去挂搭。”

续请远充典座，众苦其枯淡。省偶出庄，远窃钥匙，取油面，作五味粥。粥熟，省忽归赴堂。粥罢，坐堂外，令请典座。远至，首（按：伏罪）云：“实取油面煮粥，情愿乞和尚责罚。”省令算所直（同“值”），估衣钵还讫，打三十拄杖，出院。远舍于市中，托道友解免，省不允。又曰：“若不容归，只乞随众入室。”亦不允。

一日出街次，见远独于旅邸前立，乃云：“此是院门房廊，尔在此住许多时，曾还租钱否？”令计所欠追取。远无难色，持钵于市化钱还之。省又一日出街，见之持钵，归为众曰：“远真有意参禅！”遂呼其归。

汾阳无德禅师，一日谓众曰：“夜来梦亡父母觅酒肉纸钱，不免徇俗，置以祀之。”事办于库堂，设位如俗间礼。酌酒、行肉，化纸钱乞，令集知事、头首，散其余盘，知事辈却之。无德独坐筵中，饮啖自若。众僧数曰：“酒肉僧，岂堪为师法耶！”腰包尽去，惟慈明、大愚、泉大道等六七人在耳。

无德翌日上堂云：“许多闲神野鬼，只消一盘酒肉、两陌纸钱，断送去了也！《法华经》云：此众无枝叶，唯有诸贞（按：一作“真”）实。”下座。

11

真净和尚游方时，与二僧偕行，到谷隐，薛大头问云：“三人同行，必有一智。如何是一智？”二僧无语。净立下肩，应声便喝。薛竖拳作相扑势。净云：“不劳再勘。”薛拽拄杖趁出。薛见石门慈照禅师。

12

云顶山敷禅师，成都府帅请就衙内升座。时有乐营将出，礼拜、起，回顾街前下马台云：“‘一口吸尽西江水’即不问，且请和尚吞却街前下马台。”师展两手，唱云：“细抹（一作“末”）将来！”乐营将于此有省。

13

自庆藏主者，蜀人，丛林知名，遍参真如、晦堂、普觉诸大老。游庐阜，入都城，见法云圆通禅师。与秀大师偕行，到法云，秀得参堂，以庆藏主之名达圆通，通曰：“且令别处挂搭。俟此间单位空，即令参堂。”

庆在智海，偶卧病，秀欲诣问所苦，而山门无假，乃潜出智海见庆。庆以书白圆通，道秀越规矩出入。圆通得书，知之，夜参大骂：“此真小人！彼以道义故，拚出院来讯汝疾，返以此告讐，岂端人正士所为！”庆闻之，遂掩息。丛林尽谓庆遭圆通一诟而卒。

14

抚州明水逊禅师，在法云侍者寮时，道林琳禅师挂搭。方丈特为新到茶，逊躬至寮请之，适琳不在。有同行与琳联案，曰：“汝去，俟渠来，我为汝请。”逊去。僧偶忘之。斋后鸣鼓会茶，琳不到。圆通问曰：“新到在否？趣请之。”琳到，圆通令退坐榻立。众前责曰：“山门特为茶，以表丛林礼数，因何怠慢不时至？”琳曰：“适闻鼓声，忽内逼，趋赴不前。”圆通呵曰：“我鼓又不是巴豆，击着尔便屎出！”逊前白云：“是某忘记请之，某当出院。”时同行出众曰：“不干侍者与新到事！是某不合承受为渠请，偶忘记，某当代二人出院。”圆通高其风义，并宥之。

15

诸方尊宿示灭，全身火浴，得舍利极多。唯真净禅师舍利大如菽，五色晶莹而又坚刚。谷山祖禅师，真净高弟也，多收敛之，盛以琉璃瓶，随身供养。妙喜游谷山，尝试之，置于铁砧，举槌击之，砧槌俱陷，而舍利无损。岂非平昔履践明白、见道超诣所致耶！

16

贤蓬头，江州人，汾山真如和尚会中角立者。见地明白，机锋颖脱，有超师之作，但行业不谨，一众易之。真如结庵于方丈后，令贤独处，唯通小径，从方

丈前过，不许兄弟往还。后二年，举首众立僧。秉拂说法，有大过人处，一众由是改观。后往郢州兴阳，数载，道大行。示寂，肉身不坏。圆悟和尚在汾山目击其事，妙喜游兴阳，尚及见其肉身。

17

湛堂准和尚，兴元府人，真净之的嗣。分宁云岩虚席，郡牧命黄龙死心禅师举所知者，以补其处。死心曰：“准山主住得。某不识他，只见有《洗钵颂》甚好。”郡牧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死心举云：“之乎者也，衲僧鼻孔，大头向下，若也不会，问取东村王大姐。”郡牧奇之，具礼敦请，准亦不辞。

平生律身以约，虽领徒弘法，不异（按：原作“易”）在众时。晨兴，后架只取小杓汤洗面，复用濯足。其它受用，率皆类此。才放参罢，方丈行者、人力（按：人力，此处指方丈寮里干杂务的人），便如路人，扫地煎茶，皆躬为之。有古人风度，真后昆良范也。

18

法云佛照杲禅师，尝退居景德铁罗汉院。殿中有木罗汉数尊，京师苦寒，杲取而烧之，拥炉达旦。次日淘灰中，得舍利无数。诸座主辈皆目之为外道。盖佛照乃丹霞辈流，非俗眼所能验也。

19

延平陈了翁，名瓘，字莹中，自号华严居士。立朝骨鲠刚正，有古人风烈。留神内典，议论夺席。独参禅未大发明，禅宗因缘，多以意解。酷爱南禅师语录，诠释殆尽，唯“金刚与泥人揩背”，注解不行。尝语人曰：“此必有出处，但未有知之者。”谚云：“大智慧人面前有三尺暗”，果不诬也。

20

慈照聪禅师，首山之子，咸平中住襄州石门。一日，太守以私意笞辱之。暨归，众僧迎于道左。首座趋前问讯曰：“太守无辜屈辱和尚如此！”慈照以手指地云：“平地起骨堆。”随指，涌一堆土。太守闻之，令人削去。复涌如初。后太守全家死于襄州。

又僧问：“深山岩崖中，还有佛法也无？”照云：“有。”进云：“如何是深山岩崖中佛法？”照云：“奇怪石头形似虎，火烧松树势如龙。”无尽居士爱其语，而《石门录》独不载二事。此皆妙喜亲见无尽居士说。

21

庐山李商老，因修造犯土，举家病肿，求医不效。乃净扫室宇，骨肉各令斋心，焚香，诵“炽盛光咒”，以禳所忤。未满七日，夜梦白衣老人骑牛在其家，忽地陷，旋旋没去。翌日大小皆无恙。志诚所感，速如影响。非佛力，能如是不乎？

22

颺华严，圆照本禅师之子。因吃糲有省，作偈曰：“这一交，这一交，万两黄金也合消；头上笠，腰下包，清风明月杖头挑。”富郑公常参问之，一日，见上堂左右顾视，忽契悟，以颂寄圆照曰：“一见颺师悟入深，因缘传得老师心；江山千里离云隔，目对灵光与妙音。”

郑公罢相，居洛中，思颺示诲，请住招提。闻颺入境，躬出迓之。临登车，司马温公适至，问相公何往。郑公曰：“接招提颺禅师。”温公曰：“某亦同去。”联镳出郭，候于邮亭。久之，忽见数十担过。温公问谁行李。荷担者应曰：“新招提和尚行李。”温公遂索马归。郑公曰：“要见华严，何故先归？”温公曰：“某已见他了。”竟先还。妙喜尝见李仪中少卿言之。

23

舜老夫住庐山栖贤，槐都官守南康，因私忿，民其衣。净因大觉珙禅师，尝入舜室，闻舜还俗，遣人取归净因，让正寝居之，自处偏室。

仁宗数召珙入内问道，竟不言舜事。偶一日，嘉王取旨，出净因饭僧，见大觉侍舜之旁甚恭，归奏仁宗。召对便殿，见之叹曰：“道韵奇伟，真山林达士！”于扇上书云：“赐晓舜依旧为僧，特旨再住栖贤。”仍赐紫衣、银钵盂。

舜罢栖贤日，以二庄力舁轿。至罗汉寺前，二力相谓曰：“既不是我院长老，不能远去。”弃轿而归。暨舜再来，令人先慰谕二力曰：“尔当时做得是。但安心，不必疑惧。”

舜入院，上堂颂曰：“无端被谮枉遭迍，半年有余作俗人；今日再归三峡寺，几多欢喜几多嗔。”

24

舜老夫一日举：盐官和尚唤侍者：“将犀牛扇子来！”侍者云：“扇子已破。”官云：“扇子既破，还我犀牛儿来！”侍者无对。

舜云：“三伏当时，正须扇子，为侍者不了事。虽然如是，盐官太絮，何不大家割舍？侍者当时若见盐官道‘扇子既破，还我犀牛儿来’，便向道‘已阇在拈才*(天/非) (音è sà, 垃圾)堆上了也’。”

25

翠岩真点胸，尝骂舜老夫说无事禅。石霜永和尚令人传语真云：“舜在洞山悟古镜因缘如此，岂是说无事禅！尔骂他，自失却一只眼。”

舜闻之，作颂云：“云居不会禅，洗脚上床眠。冬瓜直儻侗，瓠子曲弯弯。”永和尚亦作颂曰：“石霜不会禅，洗脚上床眠。枕头扑落地，打破常住砖。”

舜一日上堂云：“黄昏后脱袜打睡。晨朝起来，旋打行缠，夜来风吹篱倒，普请奴子劈筏缚起。”下座。

26

五祖会中有僧，名法_{門家} (音 shī)。入室次，祖问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，是什么人？”僧云：“法_{門家}即不然。”祖以手指云：“住，住！‘法_{門家}即不然’，作么生？”_{門家}于言下有省。

后至东林宣秘度和尚室中，尽得平实之旨。_{門家}一日持一枝花，绕禅床一匝，背手插于香炉上曰：“和尚且道，意作么生？”宣秘累下语，_{門家}不诺。经两月日，遂问_{門家}曰：“尔试说看。”_{門家}曰：“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上。是和尚自疑，别有什么事？”

27

佛眼禅师在五祖时，圆悟举临济云：“第一句下荐得，堪与佛祖为师；第二句

下荐得，堪与人天为师；第三句下荐得，自救不了。”一日忽谓圆悟曰：“我举三句向尔。”以手指屈曰：“此是第二句。第三句已说了。”便走。圆悟举似五祖，祖曰：“也好聾！”

眼乃辞五祖，参归宗真净和尚去。后祖谓圆悟曰：“归宗波澜阔，弄大旗手段。远到彼，未必相契。”未数日，有书抵圆悟曰：“北到归宗，偶然漏网。闻云居清首座作晦堂真赞曰：‘闻时富贵，见后贫穷’，颇疑着他。及相见，果契合。”踰年，复还祖山。众请秉拂，却说心性禅。祖曰：“远却如此说禅，也莫管他！”

圆悟和尚尝参蕲州北乌牙方禅师，佛鉴和尚尝参东林宣秘度禅师，皆得照觉平实之旨。同到五祖室中，平生所得，一句用不着。久之无契悟，皆谓五祖强移换他，出不逊语，忿然而去。祖云：“汝去游浙中，着一顿热病打时，方思量我在。”圆悟到金山，忽染伤寒。困极，移入重病间。遂以平生参得底禅试之，无一句得力。追绎五祖之语，乃自誓曰：“我病稍间，即径归五祖。”佛鉴在定慧，亦患伤寒极危。圆悟苏省，经由定慧，拉之同归淮西。佛鉴尚固执，且令先行。圆悟亟归祖山。演和尚喜曰：“汝复来耶！”即日参堂，便入侍者寮。

经半月，偶陈提刑解印还蜀，过山中问道。因语话次，祖曰：“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？有两句颇相近：‘频呼小玉元无事，只要檀郎认得声。’”提刑应：“喏，喏。”祖曰：“且子细。”圆悟适自外归，侍立次，问曰：“闻和尚举小艳诗，提刑会么？”祖曰：“他只认得声。”圆悟曰：“‘只要檀郎认得声’，他既认得声，为什么却不是？”祖曰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庭前柏树子聾！”圆悟忽有省，遽出去，见鸡飞上栏干，鼓翅而鸣，复自谓曰：“此岂不是声？”遂袖香入室，通所悟。祖曰：“佛祖大事，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。吾助汝喜。”祖复遍谓山中耆旧曰：“我侍者参得禅也！”

佛鉴和尚自浙中归祖山，踌躇不肯挂塔。圆悟曰：“我与汝相别才踰月，比今相见时如何？”鉴曰：“我只疑尔这些子！”遂参堂。一日，同圆悟侍祖，因游山话次，举东寺和尚问仰山：“汝是甚处人？”仰山曰：“广南人。”寺曰：“我闻广南有镇海明珠，曾收得否？”山曰：“收得。”寺曰：“珠作何色？”仰曰：“白月即现，黑月即隐。”寺曰：“何不呈似老僧？”仰山叉手近前曰：“慧寂昨到汾山，被索此珠，直得无言可对、无理可伸。”顾谓佛鉴曰：“既曰收得，逮索此珠时，又曰‘无言可对、无理可伸’，是如何？”佛鉴无语。忽一日，谓圆悟曰：“仰山见东寺因缘，我有语也。东寺当时只索一颗珠，仰山当下倾出一栲栳。”圆悟深肯之。

28

刘宜翁尝参佛印，颇自负，甚轻薄真净。一日，从云居来游归宗，至法堂，见真净，便问：“长老写戏，来得几年？”净曰：“专候乐官来。”翁曰：“我不入这保社。”净曰：“争奈即今在这场子里。”翁拟议，净拍手曰：“虾蟆禅！只跳得一跳。”又坐次，指其衲衣曰：“唤作什么？”净曰：“禅衣。”翁曰：“如何是禅？”净乃抖擞曰：“抖擞不下。”翁无语。净打一下，云：“尔伎俩如此，要勘老僧耶！”

29

洪州奉新县慧安院，门临道左，衲子往还黄龙、泐潭、洞山、黄蘗，无不由。偶法席久虚，太守移书宝峰真净禅师，命择人主之。头首、知事、耆宿辈皆惮其行。时有渊首座，向北人，孤硬自立，参晦堂真净，实有契悟处，泯泯与众作息，人无知者。闻头首、知事推免，不肯应命，白真净曰：“惠渊去得否？”真

净曰：“汝去得。”遂复书举渊。渊得公文，即辞去。时湛堂为座元，问渊曰：“公去如何住持？”渊曰：“某无福，当与一切人结缘，自负栲栳打街供众。”湛堂曰：“须是老兄始得。”遂作颂饯之曰：“师入新吴，诱携群有。且收驴脚，先展佛手。指点是非，分张好丑。秉杀活剑，作狮子吼。应群生机，解布袋口。拟向东北西南，直教珠回玉走。咸令昧己之流，顿出无明窠臼。阿呵呵！见三下三，三三如九。祖祖相传，佛佛授手。”

渊住慧安，逐日打化。遇暂到，即请归院中歇泊，容某归来修供。如此三十年，风雨不易。鼎新创佛殿、轮藏、罗汉堂。凡丛林所宜有者，咸修备焉。

黄龙死心禅师访之。渊曰：“新长老，汝常爱使没意智一着子该抹（按：该抹，一作“横该抹”，犹言“横扫”、“荡除”、“贬剥”）人，今夜且留此，待与公理会些细大法门。”新惮之，谓侍者曰：“这汉是真个会底，不能与他劈牙劈齿得。不若去休。”不宿而行。

渊终于慧安。阁维后，六根不坏者三，获舍利无数。异香满室，累月不绝。奉新兵火，残破无孑遗，独慧安诸殿巍然独存，岂非愿力成就、神物护持耶！今诸方袖手领现成受用者，闻渊之风，得不媿于心乎？

30

法云杲和尚，遍历诸家门庭。到圆通玃道者会中，入室次，举：“赵州问投子：‘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？’子云：‘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’意作么生？”杲曰：“恩大难酬。”圆通大称赏之。后数日，举立僧秉拂，机思迟钝，闾堂大笑，杲有惭色。次日特为大众茶，安茶具在案上，惭无以自处，偶打翻茶具，瓢子落地跳数跳，悟得答话，机锋迅捷，无敢当者。

复至真净处。因看祖师偈云：“心同虚空界，示等虚空法。证得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。”豁然大悟。

后出世时，上堂小参，常谓人曰：“和尚绍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悟得方寸禅。”又言：“和尚熙宁三年丈帟（按：丈帟，应为“文帟”，做的是文书、帐房的工作），在凤翔府供申（按：供申，类似于现代的报告一类的文体，此处用为动词，写供申，写报告），当年陷了华山一十八州，尔辈茄子、瓠子那里得知！”

诏住法云。开堂日，中使捧御香至，要语录进呈。时洪觉范在会下，令侍者请来编语录云：“且看老和尚面。”觉范编次，呈之。读毕，谓曰：“若要了生死底禅，须还和尚；若是攒花簇锦，四六文章，闲言长语，须是我洪兄始得。”

法云平生气吞诸方，孩抚（按：孩抚，灯录中多处出现，意思是“把……当小孩来对待”。或认为即“该抹”之误，横扫、荡除、贬剥）时辈，盖所得有大过人处，乃敢尔也。

31

师因湛堂和尚示寂，请觉范状其行实，又得龙安照禅师书为介绍，特往荆南谒无尽居士求塔铭。初见无尽，无尽立而问曰：“公只恁么着草鞋远来？”对曰：“某数千里行乞，来见相公。”又问：“年多少？”对曰：“二十四。”又问：“水牯牛年多少？”对曰：“两个。”又问：“什么处学得这虚头来？”对曰：“今日亲见相公！”无尽笑曰：“且坐吃茶。”才坐，又问：“远来有何事？”遂起趋前云：“泐潭和尚云寂茶毘，眼睛、牙齿、数珠不坏，得舍利无数。山中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笔作塔铭，激励后学。得得远来，冒渎钧听。”无尽曰：“被罪在此，不曾为人作文字。今有一问问公，若道得即做塔铭，道不得即与钱五贯，裹足却归兜率参

禅去。”遂曰：“请相公问。”无尽曰：“闻准老眼睛不坏，是否？”答曰：“是。”无尽曰：“我不问这个眼睛。”曰：“相公问什么眼睛？”无尽曰：“金刚眼睛。”曰：“若是金刚眼睛，在相公笔头上。”无尽曰：“如此，则老夫为他点出光明，令他照天照地去也。”师乃趋阶云：“先师多幸，谢相公塔铭。”无尽唯唯而笑。

其略曰：舍利，孔老之书无闻也。先佛世尊灭度，弟子收舍利，起塔供养。赵州从谗舍利多至万粒。近世隆庆闲、百丈肃，烟气所及，皆成舍利。大抵出家人，本为生死事大，若生死到来不知下落，即不如三家村里省事汉，临终付嘱，一一分明。四大色身，诸缘假合，从本以来，舍利岂有体性？若梵行精洁，白业坚固，灵明廓彻，预知报谢，不惊不怖，则依正二报毫釐不差；世间粗心，于本分事上，十二时中不曾照管微细流注，生大我慢，此是业主鬼来借宅，如此而欲舍利流珠、诸根不坏，其可得乎？

32

福严寔（音 zhì）和尚，东川人。初游方，见真如和尚，发明正见。在汾山知客寮立僧，因语言过失，乞退作园头，以赎其罪。真如云：“汝福薄，事园供众，乃所宜也。”

终二年，求替，辞真如，要参真净五祖去。真如云：“遍历诸方，先圣遗范，汝行勿迟。”

首造洞山室中，相契，真净举众立僧。久之，又至四祖宣和尚会中，时时到五祖相见。祖勘辨，果有过人处。五祖谓四祖曰：“寔首座，丛林达士，何不举他首众？”四祖如其言。五祖亦上堂，称其知见作略。

有李修撰帅长沙，四祖以书荐之。未几，福严虚席，平普融复荐人。帅曰：“当先应副四祖。”但寻书未见，不识名字。因对客坐次，有鼠从架上拖一轴书，送在面前。收视之，乃四祖举寔首座书。帅异之，遂敦请。

33

渤潭深和尚，河东人，真净之子。有悟侍者，偶在知客寮见掉下火柴头，忽然有省，直上方丈通所悟。深和尚喝出，自尔失心，引绳于延寿堂东司自缢。夜后常在藏院、知客寮、东司三处出没，移鞋度瓶，一众苦之。

湛堂游浙回，充首座。闻其事，中夜故入延寿堂东司抽脱（按：抽脱，即解手）。壁灯微明，忽然扑灭。方脱衣，悟便提水瓶至。湛堂云：“未要，且待我脱衣。”脱衣罢，便接瓶子，去当时悟自缢间抽脱。须臾又送筹子来。及出，唤云：“接瓶去。”悟才接，捉住摸其手，或似软或似硬。问曰：“汝是悟侍者么？汝便是当时在知客寮见掉下火柴头有省处底么？参禅学道，只要知本命元辰下落处。汝在藏殿移端首座鞋履，岂不是汝当时悟得底？又在知客寮移枕头，岂不是汝当时悟得底？逐夜在此与人提瓶度水，岂不是汝当时悟得底？因甚不知落处？只管在这里恼乱大众作么！我明日劝大众为汝看藏经，哀（按：音 pōu，聚斂）钱设粥追悼汝。汝当别求出离，不得滞着于此！”言讫，乃推一推，如瓦砾塔子倒，索然有声，由是绝迹。湛堂一臂冷如冰，踰半月方平复。盖非人附，阴而至，冷气侵人如此。

34

许知可，毘陵人。尝获乡荐，省闈不利而归，舟次吴江平望，夜梦白衣人谓曰：“汝无阴德，所以不第。”知可曰：“某家贫，无资可以遗人。”白衣曰：“何不

学医？吾助汝智慧。”知可辄寤。归践其言，果得卢扁之妙。凡有病者，无问贵贱，诊候与药，不受其直（值）。病夫填门，无不愈者。

后举，又中乡评，赴春官，舫舟平望。梦前白衣人相见，以诗赠之曰：“施医功大，陈楼间阻；殿上呼牖，唤六作五。”思之，不悟其意。后登第唱名，本第六，因上名殿试不禄，遂升第五，乃在陈、楼之间，方省前讖也。

35

佛光无碍禅师，自苏州永安赴诏，住大相国寺慧林禅院。慧恭皇后尝于帘下，见登对罢，乘空而去。自尔，以太官所进御膳供养，复令取禅师所食之余还宫。又以地锦制法衣，自缀禅牌，赐之，以表奉法之诚。冬月赐红锦帐子，乃至服饰器皿之类。光遂以宫中所赐法衣，回施法云佛照禅师。法云复寄与洪州宝峰湛堂和尚，书云：“地锦法衣与师弟，行先师之道。”湛堂示寂，留镇山门，至今犹存。

36

照觉禅师，自泐潭移虎溪，乃赴王子淳观文所请。开堂后，百废并举，升堂、小参、入室无虚日。尝言：“晦堂真净同门诸老，只参得先师禅，不得先师道。”

师曰：“盖照觉以平常无事、不立知见解会为道，更不求妙悟，却将诸佛诸祖、德山、临济、曹洞、云门真实顿悟见性法门为建立，《楞严经》中所说‘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’为隔上语，亦是建立，以古人谈玄说妙为禅，诬调先圣‘聋瞽后昆’，‘眼里无筋、皮下无血之流’，随例颠倒，恬然不觉……真可怜悯！《圆觉经》云：‘末世众生希望成道，无令求悟，唯益多闻，增长我见’；又云：‘末世众生虽求善友，遇邪见者，未得正悟，是则名为外道种性，邪师过谬，非众生咎’，岂虚语哉！所以真净和尚小参云：‘今时有一般汉，执个平常心是道，以为极则，天是天、地是地，山是山、水是水，僧是僧、俗是俗，大尽三十日、小尽二十九，并是依草附木，不知不觉一向迷将去。忽若问他我手何似佛手？便道是和尚手；我脚何似驴脚？便道是和尚脚；人人有个生缘，那个是上座生缘？便道某是某州人事。是何言欤！且莫错会。凡百施为，只要平常一路子以为稳当，定将去、合将去，更不敢别移一步，怕堕落坑塹。长时一似生盲底人行路，一条杖子寸步抛不得，紧把着凭将去。’晦堂和尚谓学者曰：‘尔去庐山无事甲里坐地去’，而今子孙门如死灰，良可叹也！”

37

佛照杲和尚，初住归宗，专精行道，未尝少懈。深夜修敬罢，坐于僧堂地炉中，忽见二僧入堂。一人庞（音 máng，杂乱）眉雪顶，一人少年，皆丰姿颀然。杲心喜，自谓曰：“我座下有如此僧！”须臾，二人出堂。杲袭其后，见入佛殿中，杲亦随入。灯影荧煌，炉中尚有火，杲炷香礼佛。二僧复出，亦袭其后，至佛殿前，偶失所在。自念：“忘却香匣在殿内”，回身取时，见殿门扃钥，遂唤直殿行者守舜开门。舜取钥匙开门，见炉中香烟未散，香匣在宝阶上，自不谕（理解，明白）其故。妙喜亲见佛照说，时守舜在旁，犹指以为证。

38

大丞相吕公蒙正，洛阳人。微时生绪牢落，大雪弥月，遍干豪右，少有周急者。作诗，其略曰：“十谒朱门九不开，满身风雪又归来；入门懒覩妻儿面，拨尽寒炉一夜灰……”，可想也。途中邂逅一僧，怜其穷窘，延归寺，给食与衣，遗镗

（音 qiǎng，钱贯，引申为钱）遣之。才经月，又罄竭，再谒僧。僧曰：“此非久计。可移家属住院中房廊，食时随众给粥饭，庶几可以长久。”吕如其言。既不为衣食所困，遂锐志读书。是年应举，获乡荐。僧买马雇仆，备衣装津，遣入都下。省闱中选，殿试唱名为大魁。

初任西京通判，与僧相见如平时。十年，遂执政。凡遇郊祀，有所俸给，并寄阁。太宗一日问曰：“卿累经郊祀，俸给不请，何耶？”对曰：“臣有私恩未报。”上诘之，遂以实对。上叹曰：“僧中有如此人！”令具名奏闻，赐紫袍，加师号，以旌异之。吕计所积俸数万缗（音 mín，成串的钱），牒西京，令僧请上件钱，修营寺宇，并供僧。其寺元是铁马营太祖、太宗二圣生处，太祖朝已建寺，忘其名，其僧乃寺主也。太宗别赐钱，重建三门，赐御书额，度僧。

吕公逐日晨兴礼佛，祝曰：“不信三宝者，愿不生我家；愿子孙世世食禄于朝，外护佛法。”犹子夷简申国公，每遇元日，拜家庙罢，即焚香发广慧琰禅师书一封，加敬重之。申公之子公著，亦封申国公，元日发天衣怀和尚书。右丞好问，元日发圆照禅师书。右丞之子用中，元日发佛照杲禅师书。其家世忱信痛敬，抑有自来矣。故录之以警后世。

39

保宁勇禅师二上足，处清、处凝，同参白雲端禅师。凝在侍者寮最久，端有膈气疾，凝常煨芦菔，以备无时之需。端作《傅大士讲经因缘颂》曰：“大士何曾解讲经，志公方便且相成。一挥案上俱无取，直得梁王努（按：原作“怒”）眼睛。”举为凝曰：“努底是什么？”此一句乃为凝说老婆禅也。凝以为亲闻，故缀于颂下。后住舒州天柱山。清住龙舒太平，有大机辩，五祖演和尚畏敬之。清谓凝曰：“吾弟禅，乃是为老和尚煨芦菔换得底。”

40

政和间，有熊秀才，鄱阳人，游洪州西山。过翠岩，长老思文嗣佛印元禅师，亦是鄱阳人。遣二力抬篮舆，至净相，所经林壑阴翳，偶见一僧，貌古神清，厖眉雪顶，编叶为衣，坐于盘石，如壁间画佛图澄之状。熊自谓曰：“今时无这般僧。”尝闻亮座主隐于西山，疑其犹在。出舆，蹶蹶（音 cùjǐ，谦恭貌）而前，问曰：“莫是亮座主么？”僧以手向东指，熊方与二力随手看，回顾失僧所在。时小雨初歇，熊自登石视，坐处犹干。踌躇四顾，太息曰：“夙缘不厚，虽遇犹不遇也。”

41

开先暹和尚，为归宗南禅师作《禅床铭》曰：“明珠产蚌，凉兔怀胎。观此禅床，证道之媒。”南次为归宗作铭曰：“放下便稳。”开先深肯之。

42

宣州兴教坦禅师，温州牛氏子，世业打银，因磨洗银瓶次，忽有省，遂出家受具、游方，为琅琊广照之嗣。

怀禅师住兴教，坦为第一座。及怀受别请，欲举坦继住持。时刁景纯守宛陵，怀恐刁涉外议，乃于观音前祝曰：“若坦首座道眼明白、堪任住持，愿示梦于刁学士。”刁夜梦牛在兴教法座上。怀凌晨辞州，刁举夜所梦，怀大笑。刁问其故，怀曰：“坦首座姓牛，又属牛。”刁就座出帖请之，坦受请升座。

有雪窦化主省宗，出问：“诸佛未出世，人人鼻孔辽天；出世后，为什么杳无

消息？”坦云：“鸡足峰前风悄然。”宗云：“未在，更道。”坦云：“大雪满长安。”宗云：“谁人知此意，令我忆南泉。”拂袖归众，更不礼拜。坦云：“新兴教今日失利。”便归方丈。

坦令人请宗至，云：“适来错祇对一转语，人天众前，何不礼拜、盖覆却？”宗云：“大丈夫膝下有黄金，争肯礼拜无眼长老！”坦云：“我别有语在。”宗乃理前语，至“未在，更道”处，坦云：“我有三十棒，寄尔打雪窦。”宗乃礼拜。

43

圆悟和尚初在汾山。一日，真如和尚问曰：“如何？”悟云：“起灭不停。”如曰：“可知是博地凡夫。老僧三十年在里许，只得个相似。”

次见晦堂。堂曰：“我住院十二年不会，如今方会。脚尖头也踢出个佛。”

悟后住昭觉。有长老问“刘铁磨到汾山问答”，并“雪窦御街行颂”，未审此意如何？悟曰：“老僧更参四十年，也不到雪窦处。”长老叹曰：“昭觉和尚犹如此说，况余人耶！”

44

钱弋郎中访真净，说话久，欲登溷，净令行者引从西边去。钱遽云：“既是东司，为什么却向西去？”净云：“多少人向东边讨。”

师云：“**口恶**（音ě，令人恶心）！便是赵州问投子‘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’，亦不如此语好。”

45

南康诸山相会，佛印后至。真净问曰：“云居来何迟？”印曰：“为着草鞋从归宗肚里过，所以迟。”净云：“却被归宗吞了。”印云：“争奈吐不出。”净云：“吐不出，即屙出。”

46

真净和尚，有时遽唤侍者：“将老和尚来！”侍者将南禅师真展开，净以手加额云：“不是这老和尚，岂能如此？”辄顰蹙半饷，却戒收之。每每如此。

潜庵源和尚，每见南禅师真即泪下。

师每岁得时新，必先供佛及圆悟，然后敢尝，谓左右曰：“非佛与老和尚，我安得如此！”

47

李和文（按：李和文，诸灯录中，多作“李文和”）都尉，请琅琊觉和尚注《信心铭》。琅琊大写一句，下面小写一句。文和一见，大称服。

48

舜老夫一日问秀圆通：“闻尔见怀和尚，是否？”秀云：“是。”舜云：“有何言句？”秀云：“有《投机颂》曰：‘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万仞峰前独足立。夺得骊龙颌下珠，一言勘破维摩诘。’”舜云：“不好！别有什么言句？”秀云：“一日，有长老来参，怀举拂子云：‘会么？’长老云：‘不会。’怀云：‘耳朵两片皮，牙齿一具骨。’”舜叹云：“真善知识！”从此服膺。

筠州黄檗泉禅师，初习《百法论》，讲肆有声。更衣南询，见真净和尚于洞山，有《悟道颂》，其略曰：“一锤打透无尽藏，一切珍宝吾皆有。……”机锋迅发，莫有当者。真净尝叹曰：“惜乎先师不及见。”后上堂说法，不起于座而示寂灭。真净之言益验。

三佛在五祖时，尝于一亭上夜话，归方丈，灯已灭。五祖乃于暗中曰：“各人下转语。”佛鉴对曰：“彩凤舞丹青。”佛眼曰：“铁蛇横古路。”佛果云：“看脚下。”五祖云：“灭吾宗者，乃克勤尔！”

草堂侍立晦堂，晦堂举风幡话问草堂。堂云：“迥无入处。”晦堂云：“汝见世间猫捕鼠乎？双目瞪视而不瞬，四足踞地而不动，六根顺向，首尾一直，然后举无不中。诚能心无异缘，意绝妄想，六窗寂静，端坐默究，万不失一也。”

清素首座，闽人，依慈明十三载。年八十，寓湖湘鹿苑。未始与人交，人莫知之。偶从悦首座，处州人，与之邻居。悦因食蜜渍荔枝，素过门，悦呼曰：“此老人乡果，可同食也。”素曰：“自先师亡后，不得此食久矣。”悦问曰：“先师为谁？”素曰：“慈明也。”悦乃疑骇，遂馈以余果，稍稍亲之。

素后问曰：“子所见何人？”悦曰：“洞山文和尚。”又曰：“文见何人？”悦云：“南和尚。”素曰：“南匾头见先师不久，后法道大振如此！”悦益异之。

一日持香诣素，作礼。素避曰：“吾以福薄，先师受记不许为人。”于是经月余，怜悦之诚，乃曰：“子平生知解，试语我看。”悦具通所见。素曰：“可能入佛，不能入魔。”又曰：“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。”

如是半载，素方印可，仍戒之曰：“文示子者，皆正知见。吾虽为子点破，使子受用自在。恐子离师太早，不能尽其道。他日切勿嗣吾。”后出世，嗣真净，乃兜率悦是也。

云居悟和尚在龙门时，有僧被蛇伤。佛眼问曰：“既是龙门，为什么被蛇咬？”悟即应曰：“果然现大人相。”后传此语到昭觉，圆悟云：“龙门有此僧耶？东山法道未寂寥尔！”

草堂与师邂逅于临川。韩子苍请师过私第，问曰：“清公如何？”师云：“向闻其拈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因缘，清云：‘鱼龙虾蟹向甚处着？’若如此，亦浪得其名。”子苍持此语达草堂，堂曰：“公向他道：‘譬如一人船行，一人陆行，二人俱至。’”师闻此语，乃曰：“草堂得也。”

须菩提解空第一，生时家室尽空。世尊才升座，须菩提便出众云：“希有世尊！”且道见个什么道理，便恁么道？天亲菩萨作无量偈，只赞“希有”二字。圆悟禅

师云：“一句是一个铁橛，故六祖闻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’，便悟去。”

56

圆悟、佛眼、佛鉴，同在五祖。一日相谓曰：“老和尚只是干曝曝地，往往说心说性不得。”因请益“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数”，祖曰：“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，五色是数，摩尼是佛身。”圆悟谓二老曰：“他大段会说。我辈说时，费多少工夫！他只一两句，便了分明，是个老大虫。”祖闻之，乃曰：“若说心说性，便是恶口。”又曰：“猫有歃血之功，虎有起尸之德。所谓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。若不如是，尽是弄泥团汉。”

57

师一日谓赵巨济曰：“老和尚忽退去，别有人来教尔禅——这一转因缘怎生会、那一转又如何会——便将热屎泼！记取！”

58

师在云居作首座，一日到西积庄，遇一暂到，从圆通来，云：“因看首座颂女子出定话，有个悟处，特来求首座印证。”师云：“你去！不是。”僧云：“某甲未说见处，为什么道不是？”师再三摇手云：“尔去，不是！不是！”僧懔_レ而退。

59

圆悟一日到首座寮，因说密印长老四年前，见他恁么地，乃至来金山升座，也只恁么地——打一个回合了，又打一个回合，只管无收杀，如何为得人？恰如载一车宝剑相似，将一柄出了，又将一柄出，只要般尽。若是本分手段，拈得一柄便杀人去，那里只管将出来弄！

时有僧闻得，谓师曰：“某前日因看他小参语录，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细腻工夫，所以对众只管要吐尽，一段了、又一段，不肯休。”师曰：“事不如此。如龙得半盞水，便能兴云吐雾，降霖大雨；那里只管去大海里辊，谓我有许多水也？又会相杀人，持一条镡，才见贼马，便知那个定是我底，近前一镡杀了贼，跳上马背，便杀人去，须是恁么始得。”

60

大愚芝和尚会中有僧，日诵《金刚经》一百遍。芝闻得，令侍者请至。问曰：“闻汝日诵《金刚经》一百遍，是否？”僧云：“是。”芝云：“汝曾究经意否？”僧云：“不曾。”芝云：“汝但日诵一遍，参究佛意。若一句下悟去，如饮海水一滴，便知百川之味。”僧如教。一日诵至“应如是知、如是见、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”处，蓦然有省，遂以白芝。芝遽指床前狗子云：“狗子嚙？”僧无语，芝便打出。

61

师云：“大凡参禅，不必有机锋便言我是。昔云盖智和尚道眼明白，因太守入山，憩谈空亭，问：‘如何是谈空亭？’智云：‘只是个谈空亭。’太守不喜，遂举问本慕顾，本云：‘只将亭说法，何用口谈空。’太守乃喜，迁本住云盖。若以本较智，则太远。乃知真实事，不可以机锋取。宝峰元首座，亦有道之士，答话机锋钝，觉范号为‘元五斗’，盖开口取气，炊得五斗米熟，方答得一转语。”

师云：“今时人只解顺颠倒，不解顺正理。如何是佛？云‘即心是佛’，却以为寻常。及至问‘如何是佛’，云‘灯笼缘壁上天台’，便道是奇特。岂不是顺颠倒？”

师云：“张无尽见兜率悦，却讥晦堂。有颂曰：‘久向黄龙山里龙，到来只见住山翁；须知背触拳头外，别有灵犀一点通。’当时诸方莫不叹服。山僧后来见得，惜乎无尽已死。彼云‘须知背触拳头外，别有灵犀一点通’，若将此颂要见晦堂，不亦远乎？灵源和尚尝有赞云：‘三问逆摧，超玄机于鹫岭；一拳垂示，露赤体于龙峰。闻时富贵，见后贫穷。年老浩歌归去乐，从（纵）教人唤住山翁。’黄鲁直闻而笑曰：‘无尽所言灵犀一点，此藟苴为虚空安耳穴。’灵源作赞分雪之，是写一字不着画。五祖云：‘三乘人出三界狱，小果必藉方便，如穴地、穿壁及自天窗中出。唯得道菩萨，从初入地狱，先与狱子不相疑，一切如常。一日寄信去，觅得酒肉与狱子吃。至大醉，取狱子衣服、行缠、头巾，结束自身，却将自己破衣服与狱子着，移枷在狱子项上，坐在牢里，却自手捉狱子藤条，公然从大门出去。参禅人须是怎么始得。’”

五祖云：“世人似发疟一般，寒一上热一上，不觉过了一生矣。”

范县君，号寂寿道人。在成（按：原作“城”）都参佛果，果教渠看“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是什么？”不得下语，不得开口，看来看去，无入头，便觉凄惶。乃问佛果云：“此外有何方便，令某甲会去？”果云：“有个方便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。”寿于此有省，乃云：“元来得恁么近！”

兜率悦和尚首众于庐山栖贤。时洪帅熊伯通请住龙安兜率。悦设三问，以问学者。“一曰：拨草参玄，只图见性，即今上人性在什么处？二曰：识得自性，方脱生死，眼光落地时作么生脱？三曰：脱得生死，便知去处，四大分离向什么处去？”无尽有三颂酬之。其一曰：“阴森夏木杜鹃鸣，日破浮云宇宙清；莫对曾参问曾皙，从来孝子讳爷名。”其二曰：“人间鬼使符来取，天上花冠色正萎；好个转身时节子，莫教阎老等闲知。”其三曰：“鼓合东村李大妻，西风旷野泪沾衣；碧芦红蓼江南岸，却作张三坐钓矶。”

悦住兜率五年。一日说偈曰：“四十有八，圣凡尽杀；不是英雄，龙安路滑。”奄然而化。

梁山观和尚会下，有个园头参得禅，众中多有不信者。一日，有僧去撩拨他，要其露个消息，乃问园头：“何不出问堂头一两则话结缘？”园头云：“我除是不出问，若出，须教这老汉下禅床立地在！”

及梁山上堂，果出问曰：“家贼难防时如何？”山云：“识得不为冤。”曰：“识

得后如何？”山云：“贬向无生国里。”曰：“莫是他安身立命处也无？”山云：“死水不藏龙。”曰：“如何是活水里龙？”山云：“兴波不作浪。”曰：“忽然倾湫倒岳时如何？”梁山果然从法座上走下，把住云：“阁梨，莫教湿着老僧袈裟角！”

师云：“须知悟底人与悟底人相见，自然纵夺可观。”

68

湛堂和尚云：“禅和家乍入众时，初发心菩萨，与佛齐肩，一年之外，到佛腰边。恰像个琉璃瓶子相似，元初空裸裸地、净洁洁地，却着了半瓶不净洁底水，摇得来，在里面丁丁当当只管响。忽然着本色人向他道：‘尔这瓶子本自净洁，却被这些恶水在里面，又不满，只管响。要得不响，须是依前倾出、颺却、荡洗了，却满着一瓶好水，便不响。因甚不响？盖谓满了。’”

69

严阳尊者见赵州。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云：“土块。”“如何是法？”云：“地动也。”“如何是僧？”“吃粥吃饭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新兴水？”云：“前面江里。”

师云：“似这般法门，恰似儿戏相似，入得这般法门，方安乐得人。如真净和尚拈提古今，不在雪窦之下，而末流传习，却成恶口小家。只管问古人作么生、真如又如何下语、杨岐又如何下语，尔管得许多闲事！瘥病不假驴驼药。若是对病与药，篱根下拾得一茎草，便可疗病，说什么朱砂、附子、人参、白术！”

70

真净会下有昭泰首座，到五祖，祖见举真净语录，乃赞云：“此是大智慧人。”

师云：“老南下尊宿，五祖只肯晦堂、真净二老而已，自余皆不肯他也。五祖为人，如绵里一柄刀相似，才拶着，便将咽喉一刺刺杀尔去也。若是真净，脚上着也，即脚上杀尔；手上着也，即手上杀尔；咽喉上着也，即咽喉上杀尔。”

71

驸马都尉李公遵勳，得心要于石门聪禅师。尝作二句颂，寄发运朱正辞。时许式为淮南漕，朱以李颂示许，请共和之。颂曰：“学道须是铁汉，着手心头便判。”朱曰：“雨催樵子还家。”许曰：“风送渔舟到岸。”又请浮山远禅师和曰：“学道须是铁汉，着手心头便判。通身虽是眼睛，也待红炉再锻。鉏麈触树迷封，豫让藏身吞炭。鹭飞影落秋江，风送芦花两岸。”诸公见，大敬之。李乃自和曰：“参禅须是铁汉，着手心头便判。直趣无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。”今唯传后一颂而已。

72

佛鉴和尚初受舒州太平请，礼辞五祖。祖曰：“大凡住院，为已戒者有四：第一势不可使尽；第二福不可受尽；第三规矩不可行尽；第四好语不可说尽。何故？好语说尽，人必易之；规矩行尽，人必繁之；福若受尽，缘必孤；势若使尽，祸必至。”鉴再拜，服膺而退。

后鉴辞灵源，源云：“住持当以拄杖、包、笠悬挂方丈屋壁间，去住如衲子之轻，则善矣。”

73

徐师川同佛果到书记寮，见果顶相。师川指云：“这老汉脚跟未点地在。”果云：“瓮里何曾走却（按：“却”原作“说”，或为“脱”之误）鳖。”川云：“且喜老汉脚跟点地。”果云：“莫谤他好。”

74

乌龙长老访冯（按：原作“憑”）济川，说话次，云：“昔有官人问泗州大圣：‘师何姓？’圣云：‘姓何。’官云：‘住何国？’圣云：‘住何国。’此意如何？”龙云：“大圣本不姓何，亦不是何国人，乃随缘化度耳。”冯笑曰：“大圣决定姓何、住何国。”如是往返数次，遂致书于师，乞断此公案。师云：“有六十棒，将三十棒打大圣，不合道姓何；三十打济川，不合道大圣决定姓何。若是乌龙长老，教自领出去。”

75

无尽居私第日，适年荒，有道士辈，诣门教化食米。无尽遂劝各人诵《金刚经》，若诵得一分，施米一斗，如诵毕，施米三石二斗，化渠结般若缘，故云“财、法二施”。每遇僧，又劝念《老子》，使其互相知有。观其护教之心，直如是尔。

76

廖等观知潭州善化县时，有一婆每日诵《金刚经》，于街市乞食，夜则归宿山阿。忽数日不见行乞，群鸦噪集于其止处，令人往视之，见怀《金刚经》，傍岩而化，群鸦负土以覆之。师升堂举此，时廖知县亦在座下。

77

师一日到明月庵，见壁间画髑髅。冯（按：原作“憑”）济川有颂云：“尸在这（按：原作“逗”）里，其人何在？乃知一灵，不居皮袋。”师不肯，乃作一颂云：“即此形骸，便是其人；一灵皮袋，皮袋一灵。”

78

张无尽丞相，十九岁应举入京，经由向家。向家夜梦人报曰：“明日接相公。”凌晨，净室以待。至晚，见一穷措大（原作“穷措大”，当为“穷措大”，指穷酸的读书人）著黄道服，乃无尽也。向礼延之，问秀才何往，无尽以实告。向曰：“秀才未娶，当以女奉洒扫。”无尽谦辞再三。向曰：“此行若不了当，吾亦不爽前约。”后果及第，乃娶之。

初任主簿，因入僧寺，见藏经梵夹齐整，乃怫然曰：“吾孔圣之教，不如胡人之书人所仰重！”夜坐书院中，研墨吮笔，凭纸长吟，中夜不眠。向氏呼曰：“官人！夜深，何不睡去？”无尽以前意白之，正此著《无佛论》。向应声曰：“既是无佛，何论之有？当须著《有佛论》始得。”无尽疑其言，遂已。

及访一同列，见佛龕前经卷，乃问曰：“此何书也？”同列曰：“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”无尽信手开卷，阅（按：原作“閤”）到“此病非地大、亦不离地大”处，叹曰：“胡人之语，亦能尔耶？”问此经几卷，曰“三卷。可借归尽读。”向氏问：“看何书？”无尽曰：“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”向氏曰：“可熟读此经，然后著《无佛论》也。”无尽悚然，异其言。由是深信佛乘，留心祖道。

后为江西漕，遍参祖席。首谒东林照觉总公，总诘其所见处，与己符合，乃印可之曰：“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，乃慈古镜也，亦可与语。”无尽复因按部，过

分宁，诸禅逐之。无尽到，先致敬玉溪慈，次及诸山，最后问兜率悦禅师。悦为人短小，无尽曾见龚德庄说，聪明可人，乃曰：“闻公善文章。”悦大笑曰：“运使失却一只眼了也！某临济九世孙，对运使论文章，政（按：同“正”）如运使对某论禅也！”无尽不然其语，乃强屈指曰：“是九世也。”又问：“玉溪去此多少？”曰：“三十里。”曰：“兜率潭？”曰：“五里。”无尽是夜乃至兜率。

悦先一夜梦日轮升天，被悦以手抟取，乃说与首座云：“日轮，运转之义，闻张运使非久过此，吾当深锥痛割，若肯回头，则吾门幸事。”首座云：“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惯，恐恶发，别生事也。”悦云：“正使烦恼，只退得我院，别无事也。”

无尽与悦语次，称赏东林，悦未肯其说。无尽乃题寺后拟瀑轩诗，其略云：“不向庐山寻落处，象王鼻孔漫辽天……”意讥其不肯东林也。

公徐语及宗门事，悦曰：“今日与运使相陪人事，已困。”珍重，睡去。至更深，悦起来与无尽论此事，焚香请十方诸佛作证：“东林既印可运使，运使于佛祖言教有少疑否？”无尽曰：“有。”悦曰：“疑何等语？”曰：“疑香严《独脚颂》、德山托钵因缘。”悦曰：“既于此有疑，其余安得无耶？只如言末后句，是有耶？是无耶？”无尽曰：“有。”悦大笑，遂归方丈，闭（按：原作“闲”）却门。无尽一夜睡不稳，至五更，下床，触翻蹋床，忽然省得。有颂曰：“鼓寂钟沉托钵回，岩头一拶语如雷。果然只得三年活，莫是遭他受记来。”遂扣方丈门云：“某已捉得贼了。”悦曰：“赃物在甚处？”无尽无语。悦云：“都运且去，来日相见。”

翌日，无尽遂举前颂呈之。悦乃谓无尽曰：“参禅只为命根不断，依语生解，如是之说，公已深悟。然至极微细处，使人不觉不知堕在区宇。”悦后作颂，证之云：“等闲行处，步步皆如。虽居声色，宁滞有无？一心靡异，万法非殊。休分体用，莫择精粗。临机不碍，应物无拘。是非情尽，凡圣皆除。谁得谁失，何亲何疏？拈头作尾，指实为虚。翻身魔界，转脚邪途。了非逆顺，不犯工夫。”

无尽邀悦至建昌，途中一一伺察，有十颂叙其事，悦亦以十颂酬之。时元祐八年八月也。

79

夹山璘、石霜琳，久依佛日才禅师。罢参后，同游上江，至黄龙，见南和尚上堂小参。琳不谕其旨，遂求入室。璘怒之，遂殴一顿而去。琳后大悟，机锋颖脱，凡说法颇类真净，而于真净不相识。住石霜，以颂送僧见真净，后句云：“憧憧四海参禅者，不到新丰也是痴。”

80

生、肇、融、叟，乃罗什法师之高弟，号“四依菩萨”。尝同罗什释《维摩经》，至《不可思议品》，皆阁（同“搁”）笔。盖此境界非心思口议，遂不能措一词。如李长者论入华严法界，词分句解，皎如日星，泮然无疑，若非亲遇了缘，安能如此！

81

宣州明寂瑤禅师，遍见前辈尊宿，如琅琊、雪窦、天衣，皆承事请法。出世嗣兴教坦和尚，坦嗣琅琊。后迁太平州瑞竹，退居西堂。师初游方，从之请益雪窦拈古、颂古，瑤令看因缘，皆要自见自说，不假其言语。师洞达先圣之微旨，瑤（按：原作“程”，当为“瑤”之误）尝称于众曰：“杲必再来人也。”

复游郢州大阳，见元首座、洞山微和尚、坚首座。微在芙蓉会中首众，坚为

侍者十余年。师周旋三公座下甚久，尽得曹洞宗旨。受授之际，皆臂香，以表不妄付授。师自惟曰：“禅有传授，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？”弃之，依湛堂。

一日，湛堂问曰：“尔鼻孔因什么今日无半边？”对曰：“宝峰门下。”湛堂曰：“杜撰禅和！”

又一日，于粧十王处，问曰：“此官人姓什么？”对曰：“姓梁。”湛堂以手自摸头曰：“争奈姓梁底少个幞头。”对曰：“虽无幞头，鼻孔髣髴。”湛堂曰：“杜撰禅和！”

又看经次。问曰：“看什么经？”对曰：“《金刚经》。”曰：“‘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’，为什么云居山高、宝峰山低？”对曰：“‘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’。”堂曰：“尔做得个座主使下。”

一日，问曰：“呆上座，我这里禅，尔一时理会得，教尔说也说得，教尔做拈古、颂古、小参、普说，尔也做得，只是有一件事未在，尔还知么？”对曰：“甚么事？”湛堂曰：“尔只欠这一解在——[\[口@力\]](#)！若尔不得这一解，我方丈与尔说时便有禅，才出方丈便无了；惺惺思量时便有禅，才睡着便无了。若如此，如何敌得生死？”对曰：“正是某疑处。”

后湛堂疾亟，问曰：“和尚若不起此疾，教某依附谁，可以了此大事？”曰：“有个勤巴子，我亦不识他，尔若见之，必能成就此事。若见他了不得，便修行去，后世出来参禅。”

82

保宁勇禅师，四明人，初更衣，依雪窦显禅师问道，雪窦呵为“央庠座主”，勇不意。堂仪才满，即抽单，望雪窦山礼拜，誓曰：“我此生行脚参禅，道价若不过雪窦，定不归乡。”勇至长沙云盖，参见杨岐会和尚，与白云端和尚为弟昆。后出世住保宁。勇道播丛林，果如其言。信人之志气，安可不立耶！

83

先黄龙所山主，架造院宇，一一合丛林体格。或者笑曰：“和尚又不会禅，何用此为？”龙云：“自有说禅者来。”院成，遂陈乞，请积翠南禅师住持。

后来先黄龙化去。南禅师一夜忽梦，有神人云：“乞去守塔。”南禅师不经意。一日坐方丈中，又见前所梦中人云：“某甲愿乞守塔。”南诘之，遂云：“有交代人来。”未几，果塑像人至。南禅师令别塑土地，乃移旧土地守先黄龙塔。

84

太瘤，蜀僧，居众常叹佛法混滥，异见锋起，乃曰：“我参禅若得真正知见，当不惜口业。”遂发愿礼马祖塔，长年不辍。忽一日，塔放白光，感而有悟。

后所至丛林，勘验老宿。过雪窦山前，云：“这老汉口里水漉漉地。”雪窦闻其语，意似不平。及太见雪窦，窦云：“尔不肯老僧那？”太云：“老汉果然口里水漉漉地。”遂撼（音 mǐ，击，打）一坐具，便出。直（同“值”）岁不甘，中路令人殴打，捐太一足。太云：“此是雪窦老汉使之。他日须折一足偿我。”后果如其言。

太后至都下，放意市肆中。有官人请归家供养。太屡告辞，官人确留之，愈加敬礼。每使侍妾馈食其前。一日，偶官人至，太故意挑其妾，官人以此改礼，遂得辞去。不数日，闹市中端坐而化。

太阳(按：“太阳”即“大阳”，大阳警玄明安禅师曾住此弘化)平侍者，预明安之室有年，虽尽得其旨，惟以生灭为己任，挤陷同列，忌出其右者。琅琊广照、公安圆鉴居众时，汾阳禅师令其探明安宗旨。在大阳，因平密授，明安尝云：“兴洞上一宗，非远即觉也。”二师云：“有平侍者在。”明安以手指胸云：“平此处不佳。”又捏拇指叉中，示之云：“平向去当死于此耳。”

暨明安迁寂，遗嘱云：“瘞全身，十年无难，当为大阳山打供。”入塔时，门人恐平将不利于师，遂作李和文(按：一作“李文和”)都尉所施黄白器物，书于塔铭，而实无也。平后住大阳，忽云：“先师灵塔风水不利，取而焚之。”山中耆宿切谏平，平云：“于我有妨。”遂发塔，颜貌如生，薪尽俨然，众皆惊异。平乃镬破其脑，益油薪，俄成灰烬。众以其事闻于官，坐平谋塔中物、不孝，还俗。

平自称黄秀才，谒琅琊。琅云：“昔日平侍者，今朝黄秀才。我在大阳时见尔做处！”遂不纳。又谒公安，安亦不顾。平流浪无所依，后于三叉路口，遭大虫食之，竟不免太阳了叉之记，悲哉！

峨嵋山白长老，尝云：“乡人雪窦有颂(按：原作“颂”)百余首，其词意不甚出人，何乃浪得大名于世！”遂作颂千首，以多十倍为胜，自编成集，妄意他日名压雪窦，到处求人赏音。

有大和山主者，遍见当代有道尊宿，得法于法昌遇禅师。出世住大和，称山主，气吞诸方，不妄许可。白携其颂往谒之，求一言之鉴，取信后学。大和见乃唾云：“此颂如人患鸦臭，当风立地，其气不可闻！”自是白不敢出似人。

后黄鲁直闻之，到成都大慈寺，大书于壁云：“峨嵋白长老，千颂自成集；大和曾有言，鸦臭当风立。”

归宗宣禅师，汉州人，琅琊广照之嗣，与郭功甫厚善。忽一日，南康守以事临之，宣令人驰书与功甫，且祝送书者云：“莫令县君见。”功甫时任南昌尉。书云：“某更有六年世缘未尽，今日不奈抑逼何，欲托生君家，望君相照。”乃化去。

功甫得书，惊喜盈怀。中夜，其妻梦寐髻髻，见宣入卧内，不觉失声云：“此不是和尚来处！”功甫问其故，妻答所见。功甫呼灯，以宣书示之。果有娠，及生，即名宣老。才周岁，记问如昔。

逮三岁，白云端和尚过其家，功甫唤出相见。望见，便呼师侄。端云：“与和尚相别几年耶？”宣屈指云：“四年也。”端云：“在甚处相别？”宣云：“白莲庄。”端云：“以何为验？”宣云：“爹爹妈妈明日请和尚斋。”忽门外推车过，端云：“门外什么声？”宣作推车势。端云：“过后如何？”宣云：“平地一条沟。”甫及六岁，无疾而化。

海印信和尚，嗣琅琊，桂府人也，住苏州定慧寺，年八十余。平日受朱防御家供养，屡到其宅。一日，朱问曰：“和尚后世能来弟子家中托生否？”师微笑诺之。及归寺，得疾，数日而化。其迁化日，朱家生一女子。圆照本禅师时住瑞光，闻其事，往访之。方出月，抱出，一见便笑。圆照唤云：“海印，尔错了也！”女子哭数声，化去。

长芦福长老，道眼不明，常将所得施利，往上江斋僧。圆通秀禅师闻之，往验其虚实。适至，见福上堂，云：“入荒田不拣，可杀颠预；信手拈来草，犹较些子。”便下座。秀大惊曰：“说禅如此，谁道不会！”乃谓诸方生灭。遂躬造方丈礼谒，具说前事，仍请益提唱之语。福依文解义，秀曰：“若如此，诸方不谩道，尔不会禅。”福不肯。秀曰：“请打钟集众，有法秀上座在此，与和尚理会。”福休去。

和州开圣觉老，初参长芦夫铁脚，久无所得。闻东山五祖法道，径造席下。一日室中垂问云：“释迦、弥勒，犹是他奴，且道他是阿谁？”觉云：“胡张三、黑李四。”祖然其语。

时圆悟和尚为座元，祖举此语似之。悟云：“好则好，恐未实，不可放过，更于语下搜看。”次日入室，垂问如前。觉云：“昨日向和尚道了。”祖云：“道什么？”觉云：“胡张三、黑李四。”祖云：“不是！不是！”觉云：“和尚为甚昨日道是？”祖云：“昨日是，今日不是。”觉于言下大悟。

觉后出世，住开圣。见长芦法席大盛，乃嗣夫，不原所得。拈香时，忽觉胸前如捣，遂于痛处发痈，成窍，以乳香作饼塞之。久而不愈，竟卒。

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元禅师，坐间谈论，品藻古今。山曰：“相公口气逼人，恐著述搜索劳役，心气不正，何不坐禅体此大事？”公从之。一日谓山曰：“坐禅实不亏人。余数年要作胡笳十八拍不成，夜坐间已就。”山呵呵大笑。

王荆公一日问张文定公曰：“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，亚圣后绝无人，何也？”文定公曰：“岂无人？亦有过孔孟者。”公曰：“谁？”文定曰：“江西马大师、坦然禅师，汾阳无业禅师，雪峰、岩头、丹霞、云门。”荆公闻举，意不甚解，乃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文定曰：“儒门淡薄，收拾不住，皆归释氏焉。”公欣然叹服。后举似张无尽，无尽抚几叹赏曰：“达人之论也！”

任观察，内贵中贤士，徽庙极眷之。任倾心释氏，遍参知识，每自叹息曰：“余幸得为人，而形体不全，及不识所生父母，想前世轻贱于人，招此报应。”遂发誓，遇休沐，还私宅，屏绝人事，炷香礼佛，刺血写《华严经》一部，每一字三拜，愿来世识所生父母。

忽一日，有客相访，任出迟，客怒云：“人客及门，何故不出？”任笑曰：“在家中写一卷赦书。”客诘其故，任以实对。遂取经示之云：“此是阎老子面前吃铁棒、吞铁丸底赦书。”客悚然惊骇，回舍亦自写一部。

五祖演和尚，依舒州白云海会端和尚咨决大事，深彻骨髓。端令山前作磨头。演逐年磨下收糠麸钱，解典，出息雇人工及开供，外剩钱入常住。每被人于端处斗谍是非云：“演逐日磨下饮酒食肉，及养庄客妇女……”一院纷纭。演闻之，故

意买肉沽酒，悬于磨院，及买坯粉，与庄客妇女搽画。每有禅和来游磨院，演以手与妇女掷掬（按：原作“椰榆”）语笑，全无忌惮。

端一日唤至方丈，问其故，演喏喏无他语。端劈面掌之，演颜色不动，遂作礼而去。端咄云：“急退却！”演云：“俟某算计了，请人交割。”一日，白端曰：“某在磨下，除沽酒买肉之余，剩钱三百千，入常住。”端大惊骇，方知小人嫉妬。时秀圆通为座元，受四面请，即请祖为第一座。

95

湛堂准和尚，因读孔明《出师表》，悟得做文章。有《罗汉供疏》云：“梵语‘阿罗汉’，此云‘无生’，出三界二十五有尘劳，超分段生死，受如来付嘱，应供天人，福利一切群情，檀越宜兴供养。”

又作《水磨记》云：“潞潭山，即马祖大寂禅师昔与禅者辈选佛大道场。虽年代深远，而佛法未尝远也，但其间善知识所见不同，互有高下，故有远矣。如僧问马祖如何是佛，曰即心是佛，故观其所以，即知众生本来成佛，无有高下，其高下在人不在法也，而况末代有我说法者，是故选佛求师，不得不审也。大宋元符戊寅岁，有汉中沙门意忠上座，寻师访道，选佛参禅，干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然其场也，戏乎一时，以其功也，利益千古。于是革其旧制，郢人犹迷；徇器投机，变通在我。岂以绳墨拘其大猷，而为古人规矩之所限哉！是谓有子不可教，其可教者，语言糟粕也。非心之至妙，其至妙之心在我，不在文字语言也。纵有明师密授，不如心之自得，故曰‘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’，皆灵然心法之妙用也。故有以破麦也，即为其碓（音 wèi，石磨）；欲变米也，即为其碾；欲取面也，即为其罗；欲去糠也，即为其扇。而规模法则，总有关楬，消息既通，皆不拨而自转。以其水也，一波才动，前波、后波，波波应而无尽；以其碓也，一轮才举，大轮、小轮，轮轮运而无穷。由是上下相应，高低共作，其妙用也，出乎自然，故不假人力之所能为，而奇绝可观，玄之又玄。然后左旋右转，竖去横来，更相击触，出大法音，皆演苦空、无常、无我诸波罗蜜，而闻者闻其心，见者见其性，以至嗅尝知觉，尽获法喜禅悦之乐，又何即以米面诸所须物、供香积厨而为二膳、饱禅者辈往来选佛者欤！”

96

师云：“今时兄弟，参佛果底，不肯见佛眼；见佛眼底，不肯参佛果。譬如众盲摸象，岂知二老之意耶！殊不知，佛眼便是有规矩底佛果，佛果便是无规矩底佛眼。若是要为人不瞎人眼，却来见佛果。若只见佛眼，涅槃堂禅，自救即得，为人即不得。老南会下得底兄弟，便指教见真点胸，盖手段苦辣，为人自别也。”

97

师一日云：“今时参禅人，如蝇子相似，有些腥膻气味便泊。须是从头与他拈却，到无气味处，泊在平地上。从上来作家、宗师，能为人惟睦州，见尔有坐地处，便划却，从头只是划将去。”

又一日云：“宗师为人，只不得有落地处；若有落地处，便被学家在面前行也。”

一日又云：“尔但灰却心念来看，灰来灰去，蓦然冷灰一粒豆爆在炉外，便是没事人也。”

98

师在宝峰时，元首座极见喜。一日请假，往谒李商老，云一月日便归。后四十日方归。元见，遽云：“**口恶**！野了也，无常迅速！”师不觉汗下。

99

师因读洞山悟道颂，遂疑云：“有个渠，又有个我，成什么禅！”遂请益湛堂。堂云：“尔更举看。”师遂举。堂云：“尔举也未会！”便推出。

100

圆悟云：“达磨西来，将何传授？”师云：“不可总作野狐精见解。”又问：“据虎头、收虎尾，第一句下明宗旨，如何是第一句？”师云：“此是第二句。”

101

师一日云：“我这里无逐日长进底禅。”遂弹指一下，云：“若会去，便罢参。”乃云：“今时一般宗师为人，入室三五遍，辨白他不出，却教他说悟处。更问：‘尔见处如何？’学人云：‘某见处说不得。’却云：‘尔说不得，我如何见得尔去！’若恁么地，如何为人？不见泉大道到慈明，明云：‘片云生谷口，游人何处来？’泉云：‘夜来何处火，烧出古人坟。’明云：‘未在，更道。’泉便作虎声，明便打一坐具。泉推明向禅床上，明却作虎声。泉云：‘我见八十四人善知识，惟师继得临济宗风。’看他恁么问答数句子，那里便是见他处？须是如此始得。”

102

师云：“山僧待人志诚，须是资质是始得。此是一超直入如来地。参禅须是直心、直行、直言、直语。心言直故，始终地位中间，永无诸委曲相。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佛？’门云：‘干屎橛。’拟议思量已曲了也，何况脱空耶！”

103

因无碍请师赞法海真，乃曰：“上江老宿大段笑下江，云门下却不笑觉印，盖他曾见保宁勇、真净辈来。兼圆通曾见舜老夫、浮山远，所以较别。如大小本、夫铁脚辈，皆可笑也。盖法海嗣觉印，印嗣圆通。”

其辞曰：“廓圆通门，续云门派。燕坐胡床，虎视百怪。佩毘卢印，摧伏魔外。一句当阳，电光非快。不动道场，而入三昧。赞之毁之，俱遭白癞。夫是之谓，法海老人，能于一毫端，而游戏无边之法界。”

圆通尝在端和尚处作首座，受四面请。其时演和尚在海会作磨头，遂交代作首座。圆通迁栖贤，而演和尚交代住持四面也。端和尚尝颂古，有一句云：“日出东方夜落西”，圆通改“夜”字作“定”字，端笑而从之。

104

五祖和尚一日云：“我这里禅，似个什么？如人家会作贼，有一儿子，一日云：‘我爷老后，我却如何养家？须学个事业始得。’遂白其爷。爷云：‘好得。’一夜，引至巨室，穿窬（音 yú，洞）入宅。开柜，乃教儿子入其中取衣帛。儿才入柜，爷便闭却，复锁了。故于厅（按：原作“聽”）上扣打，令其家惊觉。乃先寻穿窬而去。其家人即时起来，点火烛之，知有贼，但已去了。其贼儿在柜中私自语曰：‘我爷何故如此？’正闷闷中，却得一计，作鼠咬声。其家遣使婢点灯开柜，柜

才开，贼儿耸身吹灭灯、推倒婢，走出。其家人赶至中路，贼儿忽见一井，乃推巨石投井中，其人却于井中觅。贼儿直走归家，问爷。爷云：‘尔休说！尔怎生得出？’儿具说上件意。爷云：‘尔么，尽做得。’”

105

师云：“圆通秀禅师因雪下云：‘雪下，有三种僧：上等底，僧堂中坐禅；中等，磨墨点笔，作雪诗；下等，围炉说食。’予丁未年冬在虎丘，亲见此三等僧，不觉失笑，乃知前辈语不虚耳。”

106

五祖和尚初参圆照禅师，会尽古今因缘，惟不会僧问兴化：“四方八面来时如何？”化云：“打中间底。”僧礼拜。化云：“我昨日赴个村斋，至中路，被一阵狂风暴雨，却向古庙里弹得过。”遂请益照。照云：“此是临济门风，尔去问他儿孙。”

祖遂来参浮山远，请益此公案。远云：“有个譬喻，恰似个三家村里卖柴汉，夯一条匾担了，却问中书堂今日商量甚事。”祖云：“恁地时大段未在。”浮山远既年尊耳聩，遂指教参一个小长老，乃白云端也：“老僧虽不识他，见他颂临济三顿棒因缘，见得净洁，可往咨决。”祖从之。

真净一日谓老黄龙云：“白云端颂临济三顿棒，与某甲见处一般。”南云：“尔如何会他底？”净便举颂。龙喝云：“白云会，尔不会！”

107

圆悟和尚请益五祖：“临济四宾主怎生？”祖云：“也只个程限，是什么闲事！”祖（按：亦作“又”）云：“我这里恰似马前相扑，倒便休。”

108

佛鉴平时参平实禅，自负，不肯五祖，乃谓：“只是硬移换人！”圆悟云：“不是这道理，有实处。尔看我从前，岂有恁么说话来！”徐徐稍信。后来因举“森罗及万象，一法之所印”，蓦然便道：“祖师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；于今诸方，多是曲指人心，说性成佛。”

109

圆悟在五祖时，祖云：“尔也尽好，只是有些病。”悟再三请问：“不知某有什么病？”祖云：“只是禅忒多。”悟云：“本为参禅，因什么却嫌人说禅？”祖云：“只似寻常说话时，多少好？”时有僧便问：“因甚嫌人说禅？”祖云：“恶情惊（音 cóng，心情）。”

110

五祖一日问圆悟无缝塔话，悟罔然，直从方丈随至三门，方道得。祖云：“尔道得也！”悟云：“不然。暂时不在，便不堪也。”

111

师因入室退，闲坐，忽云：“今时兄弟，知见情解多，须要记闲言长语来这里答。大似手中握无价摩尼宝珠，被人问‘尔手中是什么？’却放下，拈起一个土块。可杀痴！若恁么，参到驴年也不省。”

师一日云：“我这里无法与人，只是据款结案。恰如将个琉璃瓶子来，护惜如什么，我一见便为尔打破；尔又将得摩尼珠来，我又夺了；见尔恁地来，我又和尔两手截了。所以临济和尚道：‘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逢罗汉杀罗汉。’尔且道：‘既称善知识，为什么却要杀人？’尔且看他是什么道理。而今兄弟，做工夫不省这个，过在何处？只为要去明他。且如‘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、不恁么总不得’，作么生是？尔将一转语便去，明得么？永明他不得。古人忒杀直截，尔不肯去直截处行：‘只为分明极，翻令所得迟。’”

师一日云：“我平生好骂人。因看《玄沙语录》，大喜他勘灵云，道‘谛当甚谛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’，可谓壁立万仞。后来与灵云说话了，却云：‘尔恁么方始是彻。’后头却恁么撒屎撒尿。却问圆悟如何？悟笑云：‘他后头却恁么地，我也理会不得。’遂下来，归到寮，方知玄沙大段作怪，遂举似圆悟。悟笑云：‘且喜尔知。’”

晦堂云：“今时诸方，多是无此药头。”师云：“切忌外人闻此粗言！”

师因见老宿上堂云：“我在老师会中，得个末后句，不免布施大众。”良久，云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，是什么人？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便下座。师云：“山僧即不然。我在老师会中，得个末后句，不免举似大众。便下座。”

洞山宝禅师，嗣五祖戒和尚，庐州人，为人廉谨。尝在五祖主事。戒病，令行者往库司取生姜煎药，宝叱之。行者白戒，戒令将钱回买，宝方取姜付之。后筠州洞山阙人，郡守以书托戒，举所知者主之。戒曰：“卖生姜汉住得。”遂出世，住洞山。

后移住归宗。一日，扶杖出门，见喝道来，问：“甚官？”吏云：“县尉。”令避路。宝侧立道左避之。忽见马跪不行，宝曰：“畜生却识人！”尉知是宝，再拜而去。

复迁云居。一夜，山神肩輿绕寺行。宝云：“抬尔爷，抬尔娘，抬上方丈去！”神复昇归方丈。

宝初行脚时，尝宿旅邸，为倡女所窘，遂让榻与之睡，宝坐禅。明发，倡女索宿钱，宝与之。出门，自烧被褥而去。倡女以宝告其父母，遂请归，致斋以谢，谓其真佛子也。

尝作《达磨祖师赞》，最播丛林，琅琊觉和尚和之，今载《正法眼藏》。

一僧问师云：“某参禅不得，未审病在甚么处？”师云：“病在这里。”僧云：“某甲因什么却参不得？”师云：“开眼尿床汉，我打尔去！”

怀禅师谓秀圆通曰：“元青州、庆福建、并汝三人，克振吾宗，自余皆是随根

受道。”

118

兜率悦禅师，在道吾首众，时老智和尚居云盖。悦一日领数十衲子谒智，智与语，未及数句，知悦所蕴深浅，笑曰：“观首座气质不凡，奈何出言吐气，如醉人耶！”悦面热汗下，曰：“愿和尚不吝慈悲。”复与语，未几，又锥割之，悦茫然，遂领其徒咨闻入室。智笑曰：“公首众，说法人也，如某闻见不博，何益于公耶？”再四恳之。智曰：“老僧无福，道不取信于人。脱受首座礼拜，异日定取谤于某。”竟不许。乃问悦曰：“首座曾见法昌遇禅师否？”曰：“曾看他语录，自了可以，不愿见之。”又问：“曾见洞山文和尚否？”曰：“关西子，没头脑，拖一条布裙，作尿臭气，有甚长处？”智曰：“首座但向尿臭气参取。”

悦依教，乃往洞山依止。未久，深领奥旨。复往见老智。智曰：“首座见关西子后，大事如何？”悦曰：“若不得和尚指示，泊乎蹉过一生！”乃焚香礼谢。

后出世，嗣法洞山。居常诫其徒，叙其云盖指见洞山之语：“汝等当以师事智和尚也。”后智迁寂，是时照禅师住兜率，乃悦之高弟也。智后事尽得照主之，如师资礼，盖其不忘付嘱也。

119

师一日云：“菩萨人眼见佛性，须是眼见始得。”

大慧普觉禅师年谱

（录自《嘉兴藏》第1册）

大慧禅师年谱序

禅人祖咏编《大慧禅师年谱》，敬庵黄汝霖以其先世入大慧室，求余为序。余曰：云驶月运，舟行岸移。编年，云也、舟也，月与岸又在，学人高着眼。大慧之名，震天骇地，道传其徒，徧满天下，不待余序而后彰。余闻大慧嫡孙安永颂曰：“何处觅行踪？大地无寸土。”敬以是题诸编年首。

淳熙癸卯四月望日 莲社居士 张抡 序

哲宗皇帝元祐四年己巳（1089）

师宣州宁国县人也，姓奚氏。其母初梦神人卫一僧，黑颊而隆鼻，造于卧室，问其何所居，对曰：“岳北。”觉而有娠。及诞之日，白光透室，举邑叹异，实是年十一月初十日巳时也。

按师《答参政汤公致远书》云：“大林嘉木，太半为国之栋梁，顾予樗散之材，分甘朽腐于阴壑。”又按枢密楼公仲晖寄师诗云：

“昔年同与长风烟，别后生涯各信然。

霜雪岂应摧操节？大林依旧势参天。”

盖二公皆同己巳也。又按《示吴景山偈》有“己巳同庚大林木，甲乙丙丁马与禄，今年太岁守未宫，指上轮来五十足。山僧自是出家儿，阴阳岂可全拘束”之句云。

六年辛未（1091）

师三岁。

按其家语：上祖光禄常示子孙云：“昔汉于公为狱吏后曰：‘余理狱多阴德，子孙必有荣显者。’预高其门闾，庶以容车马往来。吾建隆三年预旨收河东，所至城邑，保护生灵免涂炭者，不可以数计，后子孙当有享吾德者。”

及师三岁，其祖仲曰：“光禄屡记子孙享其所积之德，今将百载，未见吾宗有符其语者。余观此子生吾家，神仪秀发，异事多显，但恐世间富乐不能羁绊耳。”

绍圣二年乙亥（1095）

师七岁。

形体岐嶷，气宇如神，不喜戏玩，语不妄发，群儿皆畏之。有僧道至其家，即侍父侧，客去，记其谈论，片言不遗，举族异之。按《普说》云：“余六七岁时，每闻僧语，唯喜视听。”

元符元年戊寅（1098）

师十岁。

师尝谓侍者道先了德曰：“吾家因我生之后，家道日微，及十岁，忽罹回禄，一夕荡尽。父母以余命破祖业，亲族间以“善财”呼之。余虽心知其戏，实未审何等语，后因阅《华严经》，至〈入法界品〉，不觉失笑耳。”

徽宗皇帝建中靖国元年辛巳（1101）

师年十三。

入乡校，十有三日，因与同窗戏，以砚投之，误中先生帽，偿金三百而去。父责之，师曰：“读世间书，曷若究出世法？”父曰：“吾欲置儿于空寂中久矣！”师愿请行，而母不允。

崇宁三年甲申（1104）

师年十六。

父母知师无处俗意，遂令寓质县之西寺。未几，鄙所闻见，不就槽厂，弃去。于是年九月诣东山慧云院，礼慧齐为师。

按《正续传》云：“院先于元丰戊午塑释迦文像，有异人丁生过焉，语寺僧曰：‘今日立像后，当出一导师，大兴宗教，照明浊世，然去此一纪方生。若像有难，是人始至；及像之毁，是人婴祸。’崇宁甲申，果有盗，穴像之腹，取其所藏。齐因追绎丁生之言，谓像有难而人至，符丁生之谶，非子而谁？因以宗杲名之。”

[崇宁]四年乙酉（1105）

师年十七。

九月纳僧服，十月请具足戒于景德寺。自尔智辩聪敏，不假师承，日亲禅学。按《育王入院普说》云：“虽在村院，常买诸家语录看，便喜云门、睦州说话。”又《为慈明大师普说》云：“余十七岁便知有宗门事。既落发，出去礼拜善知识，惟恐这一件事不明了，异时撞入驴胎马腹中去也。曾因看经得个欢喜处。”

[崇宁]五年丙戌（1106）

师十八岁。

按《为然侍者普说》云：“我初为僧，发蒙在奉圣初和尚处，入室教看“僧问法眼：‘如何是学人自己？’眼云：‘是汝自己’”话。初嗣昌担版，云门下举话师家，须提撕三五番云：“是汝自己。”是年，离受业，述偈云：

“古佛放光留不住，铁牛无脚也须行。
虽然未踏曹溪路，且喜今朝离火坑。”

大观元年丁亥（1107）

师年十九。

按《为妙圆居士普说》：“余十九岁，游方寻知识。”

师初至太平州，游隐静杯渡庵，主僧迎待甚厚，且顾伽蓝神而言曰：“昨宵将三鼓，梦此人告以今日云峰悦禅师来”，且戒其为待耳。师谢不敏。及隐静老宿以悦语为示，恍然过目成诵，终不忘。自此，人谓是云峰后身。

按《云卧庵主书》云：“丙子秋，师于潯渚舟中具言之，故详载《纪谈》。”

又按《武库》曰：《武库》题篇之说，详见于后癸酉年：“师初依瑞竹绍理和尚，乃琅琊之的孙，因请益雪窦拈古颂古。理令自见自说，师洞达微旨，理称于众曰：‘杲必再来人也。’”

又按《为慈明大师普说》云：“昔在众看玄沙语，见瑞岩唤主人公因缘，有欢喜处，遂诣理，通消息云云。”是年秋，游庐阜而至郢州。

[大观]二年戊子（1108）

师二十岁。

按《为钱承务普说》云：“初行脚时，曾参洞山微禅师，二年之间，曹洞宗旨一时参得。”

又按《武库》曰：“郢州大阳见元首座、微和尚、坚首座。微在芙蓉楷会中首众，坚为侍者十余年。师周旋三公座下，尽得其旨趣，于授受之际，皆臂香以表不妄付授，乃自惟曰：‘禅有传授，岂佛祖自证自悟之法？’遂弃之。”

又《为方敷文普说》云：“微却有悟门，只是不合将功勋五位、偏正回互、五王子之类许多家事来传。被我一传得了，写作一纸，榜在僧堂前。大丈夫参禅，岂肯就宗师口边吃野狐涎唾？尽是阎老子面前吃铁棒底。”

[大观]三年己丑（1109）

师二十一岁。

按《为真空道人普说》云：“山僧大观三年至舒州，依海会从禅师，乃罗汉南公嗣子也。”

师未几，至宝峰挂搭，受宣州化主。十二月二十日，离潞潭，洞山广和尚送师颂曰：

“杲公化主化宣阳，彼处檀那尽吉祥。
回复祖师堂上献，生生世世永馨香。”

[大观]四年庚寅（1110）

师二十二岁，持钵宣州。

按《为然侍者普说》：“四月八日，遇奉圣初和尚上堂问话毕，初顾视笑曰：‘宝峰化主何不出来？’我即出问：‘承和尚有言：金莲从地涌，宝盖自天垂。为复是神通妙用？为复是法尔如然？’答曰：‘金莲从地涌，宝盖自天垂。’进云：

‘鸾凤不栖荆棘树，燕雏犹恋旧时窠。’答曰：‘三年不相见，便有许多般。’进云：‘只如适来僧道：昔日世尊，今朝和尚。又作么生？’初便喝。进云：‘这一喝，未有主在。’初回头取拄杖稍迟，我便云：‘掣电之机，徒劳伫思。’拍手一下，归众。你看！我那时何曾安排来？”

政和元年辛卯（1111）

师二十三岁，持钵宣州。

师为侍者曰：“宝峰作丐，以一年为限。余以目录未遂，余八个月，因馆于兄之家。一日，夜至五鼓，睡中见马祖唤云：‘起！施主西门俟汝之久。’”

师盥沐罢，将至奉圣寺前，偶邑人周节夫与仆荷橐而至，于旅亭少憩，语次，诘师此行，师以实对。节夫乃邀至其居，出橐金以足目录，津遣回山，乃是年八月也。后师两住径山，节夫往来无间，师待之甚厚，盖不忘其往日之惠也。

[政和]二年壬辰（1112）

师二十四岁，居侍者寮。

按《武库》曰：“湛堂一日至寮，见看经次，乃问：‘看甚经？’对曰：‘《金刚经》。’湛堂曰：‘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云居山高、宝峰山低？’对曰：‘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’湛堂曰：‘你做得个座主使下。’”

一日，侍次，湛堂视师指爪云：“想东司头筹子不是汝洗。”师即承训，交代黄龙忠道者，作净头九个月。

按《普说》：“某自闻湛堂和尚此说，终身不养爪甲，才长一菽不剪，湛堂和尚便于手指上出现。”此乃诚服其训导也。

[政和]三年癸巳（1113）

师二十五岁。在净头寮。

因书云峰悦和尚小参语于座右，一日，广道者至寮，见之，乃私语湛堂曰：“宣州杲兄以云峰小参为警慕，非碌碌余子之比。”湛堂曰：“此子佗日必能任重致远。”

是年八月，复归侍者寮。

[政和]四年甲午（1114）

师二十六岁。

一日，湛堂问曰：“你今日鼻孔为什么无了半边？”对曰：“宝峰门下。”湛堂曰：“杜撰禅和。”

又一日，于粧十王处问曰：“此官人姓什么？”对曰：“姓梁。”梁乃湛堂姓也。湛堂以手自摩头曰：“争奈姓梁底少个幞头！”对曰：“头虽不同，鼻孔髭髯。”湛堂曰：“杜撰禅和。”

又一日，问曰：“杲上座！我这里禅，你一时理会得，教你说也说得，教你做拈古、颂古、小参、普说，你也做得，只有一件事不是，你还知么？”对曰：“什么事？某甲不知。”湛堂曰：“[口@力]！你欠者一解在！你不得者一解，我在方丈里与你说时便有禅，才出方丈便无了；惺惺思量时便有禅，才睡着时便无了。若如此，如何敌得生死？”对曰：“正是某甲疑处。”

[政和]五年乙未（1115）

师二十七岁。

是年季夏，湛堂示微恙，及疾亟，师问曰：“和尚若不起此疾，教某甲依附谁可以了大事？”湛堂良久，乃曰：“有个川勤，我亦不识佗。你若见佗，必能成就此事；若见佗了不得，便修行去，后世出来参禅。”

湛堂迁化后，其平日说法语要不许抄录，太半师忆持诵出，集成，携谒洪觉范以议编次。觉范题其后云：“石门云庵示众之语，多脱窠臼，于时衲子视之如春在花木，而不知其所从来。余每谓此老人可以起临济之仆。哲人逝矣，切嗟悼之，以谓世莫有嗣之者。湛堂于余为弟昆，自其开法，未尝闻其举扬；歿后百余日，得此录于杲上人处，读之喟曰：‘云庵余波，乃发生此老种性耶！’”

按《塔铭》曰：“政和乙未七月二十二日，洪州宝峰住山准公入灭，阖维之，得五色舍利无数，目睛不坏，建塔于南山之阳。其徒志端、宗杲与同志李彭等，相与议曰：‘孰能铭吾师之塔？’彭曰：‘无尽张公于真净父子有大法缘，吾师行解相应，非张公之文，不足取信后世。众中有可往见公者乎？彭愿录行状以献。’师曰：‘某甲虽不识公，闻公家风，先行业而后机辩，愿请以行。’”

[政和]六年丙申（1116）

师二十八岁。

往兜率，求照禅师书为介绍；之荆南，求塔铭于无尽居士丞相张公。天觉李商老以诗送师云：

“落絮霏霏搅客心，鸣鸠历历唤春阴。
未于莲社添宗炳，先向兰亭减道林。
远峤云屯钟声晚，诸天目断薜萝深。
诗缘病废苦无思，为子送将聊一吟。”

相见次，立而问曰：“上人只么着草鞋远来？”曰：“某数千里行乞来见相公。”公曰：“年多少？”曰：“二十八。”公曰：“水牯牛年多少？”曰：“两个。”公曰：“什么处学得这虚头来？”曰：“今日亲见相公。”公笑曰：“且坐吃茶。”

才坐，复问：“远来有何事？”师趋前曰：“泐潭准和尚示寂，荼毘，目睛、牙齿、数珠俱不坏，舍利无数。山中耆旧皆欲相公大手笔作塔铭，激励后学，特特远来，冒渎钧严。”公曰：“被罪于兹，未尝为人做文字，今有一问问上人，若道得即做；若道不得，与钱五贯裹足归兜率参禅去。”曰：“请相公问。”公曰：“闻准老眼睛不坏，是否？”曰：“是。”公曰：“我不问者个眼睛。”曰：“问什么眼睛？”公曰：“问金刚眼睛。”曰：“若是金刚眼睛，在相公笔头上。”公曰：“老夫为佗点出光明，令教照天照地去也。”师复趋前曰：“先师多幸，谢相公作塔铭。”公笑而已。

又问曰：“汝草履行乞数千里，通名以见余。尔师准吾知之久矣。尔不远辛苦而来，于准亦有得乎？”对曰：“若有得，则不来见大丞相也。”公曰：“咄！者掠虚汉。”

由是著之。其序略云：“舍利，孔老之书无闻也。先佛世尊灭度，弟子收舍利起塔供养；赵州从谏舍利多至万粒；近世隆庆闲、百丈肃，烟气所及，皆成舍利。大体出家人本为生死大事，若生死到来，不知下落，即不如三家村里省事汉，临终付嘱，一一分明。四大色身，诸缘假合，从本以来，舍利岂有体性？若其梵行精洁，白业坚固，虚明廓彻，预知报谢，不惊不怖，则依正二报毫耗不失。世间粗心，于本分事上，十二时中不曾照顾，微细流注，生大我慢，此是业主鬼来借宅。如此而欲舍利流珠，诸根不坏，其可得乎？”

又按张德远丞相作师《塔铭》曰：“湛堂归寂，师谒张公无尽求准塔铭。无尽门庭高天下，少许可见。师一言而契，下榻，朝夕与语，号之曰妙喜，字之曰昙晦。”

师既归，以道路之艰，乃告于商老，商老作《清饿赋》以戏师。商老与师最为莫逆，往来石门欧阜，追随无间。以师卞急，因作《佩韦赋》以赠之曰：

“李子曩有卞急疾，中岁少愈，夷粹自得，唯妙喜公政尔无敌，拽断鼻绳，因风奔逸。念佩韦之戒，作赋以勉之曰：‘妙喜来前，药言甚力，吾尝折肱，泛滥在昔。邾子好洁而废于炉，魏妓授歌而取诛殛，祢衡持桃杖而大骂，周公出火攻于下策，袁彦道掷樗蒲而怒，王蓝田践鸡子于屐，或逐蝇而拔剑，或捣蜂而聚液，是皆丧大真于俄顷，蹈祸机于飘忽。’”

妙喜于是开怀以受，尽言止乎是也，乃曰：“此吾之三益，盍书之以为吾盘盂机杖之铭乎！”故李子夜呼灯，醉索笔，为妙喜三令五申之而不惜也。

李作此赋，乃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夜也。

[政和]七年丁酉（1117）

师二十九岁。

是年开《大宁宽和尚语录》，求序于觉范，其略曰：“余犹及见前辈，能言老黄龙同时所游从，有若杨岐会、翠岩真、大宁宽，皆一时号明眼。而会、真所得法子，照映江左，语言布寰宇，独宽公少见机缘。有石门宗杲上人，抗志慕古，俊辩不群，遍游诸方，得此录，读之喜曰：‘虽无老成，尚有典刑。此语老成典刑也，其可使后学不闻乎？’即唱衣钵，从余求序其所以，命工刻之。呜呼！杲之嗜好，可谓与世背驰。彼方尊事大名誉者，传受其语，而杲独取百年物故老僧之语，欲以夸学者，不亦迂乎？虽然，会有赏音者耳。”

师在宝峰虽未参得禅，先会汾阳十智同真，爱他面目现在，遂作颂云：

“兔角龟毛眼里栽，铁山当面势崔嵬。

东西南北无门入，旷劫无明当下灰。”

因举似觉范，觉范叹曰：“作怪！我二十年做工夫，也只道得到者里。”

[政和]八年戊戌（1118）

师三十岁，参潜庵源禅师于豫章之章江。

按《武库》曰：“潜庵老源和尚退居章江，师参扣之久。一日，室中举僧在大愚会中诵《金刚经》，至‘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’，蓦然有省，遂白芝，通所悟。芝遂指禅床前狗子云：‘狗子嚙？’僧无语，芝便打。”即慈济大师宝缘，嗣北塔祚和尚，奉勅住南华，与云峰悦和尚厚善。

潜庵举前话，至“不生法相”处，“芝云‘狗子嚙’，你作么生会？”师对曰：“狗子。”潜庵大称赏之，谓其不生法相也。

师后曰：“大愚芝禅师方便善巧，如珠走盘，不留影迹。今以实法与人，岂不孤佛祖之心乎？”

时请海会从禅师住豫章观音，师以亲近故，乃述疏云：

“道须神会，妙在心空。体之不假于聪明，得之顿超于闻见，无容拟议，岂用提撕？长老从公，心契一如，道超三际。白云岩畔，红莲已散于秋风；章水岸头，玉蕊再敷于春色。念群生之扰扰，嗟六趣之纷纷，背正投邪，迷源逐浪。不逢达士，谁挑暗室之灯？罕遇当人，孰指衣中之宝？愿从勤请，无用劳谦。”

李商老手录之，仍题其后曰：“妙喜《为观音请竹灵叟疏》，作语奇峭，若久

致力于斯文者，乃知般若之灵验如此，何必读四库书然后为也？”

宣和元年己亥（1119）

师三十一岁。

依兜率照禅师席下，尝语侍者：“余宣和改元二月，自观音而往龙安兜率，至路中，例经改德士，遂憩一山院，以易冠裳。山中卒无布卖，遂以被单制鹤氅。”

草堂和尚时住黄龙，灵源和尚退居昭默堂，江西法席以此为冠。师三至山，灵源与语不倦，谓其徒曰：“杲禅神全，似我晦堂老和尚，莫之挽留。”乃作四颂以赠师，期为叔世之舟筏。

而屡造草堂室中，堂尝曰：“宣州杲兄见地明白，出语超迈，乃吾家千里驹耳！”

因升座次，师为众请益进语，有云“拈得道旁芒草索，翻身击碎铁围山”之句，堂深喜之。

时韩子苍宰分宁，洪觉范寓云岩，师与二公从游久之。一日，师作《觉范顶相赞》，有“种空花，抽暗楔”之句，二公击节，大称赏之。按子苍送师诗云：

“忆昔分宁日，逢师溪上头。

裁书访彭泽，倚杖话荆州。”

时师得陈莹中书，欲再往荆州访无尽居士。

[宣和]二年庚子（1120）

师三十二岁。

是年春，再谒无尽居士于荆渚，同唐子西馆于府第之西斋，为法喜之游。

一日，居士问曰：“佛具正徧知，亦有漏网处？”师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居士曰：“吾儒尚云：‘西方有大圣人，不治而不乱，不言而自化。’然尧、舜、禹、汤皆圣人也，佛何故略不言及之耶？”师曰：“且尧、舜、禹、汤与梵王、帝释有优劣否？”居士曰：“尧、舜、禹、汤岂可比梵王、帝释哉？”师曰：“佛以梵、释为凡夫，余可知矣。”居士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师曰：“吾教备言：佛出则梵王前引，帝释后随。”居士击节以为高论。

居士又一日语师曰：“余顷在江宁戒坛院寓居，再阅《雪窦拈古》，至‘百丈再参马祖因缘，雪窦云：大冶精金，应无变色。’投卷曰：‘审如是，岂得有临济今日耶？’遂有颂曰：‘马师一喝大雄峰，深入髑髅三日聋；黄檗闻之惊吐舌，江西从此立宗风。’因举似平禅师，平后致书云：‘去夏阅临济宗派，知居士得大机用，愍诸方学语之流，来求颂。’本（按：当为“平”字）乃成颂，寄之曰：‘吐舌耳聋师已晓，槌胸只得哭苍天。盘山会里翻筋斗，到此方知普化颠。’今又数年，诸方往往以余聪明博记，少有知余者。公自江西法窟来，必辨优劣，试为老夫言之。”师曰：“居士见处与真净、死心符合。近世得此机用，独二老矣！”居士曰：“真净何谓？”师乃举其颂云：

“客情步步随人转，有大威光不能现，
突然一喝双耳聋，那咤眼开黄檗面。”

复举死心拈提语云：“云岩敢问雪窦，既是大冶精金，应无变色，为甚却三日耳聋？诸人要知么？从前汗马无人识，只要重论盖代功。”

居士跃然抚几曰：“不因公语，争见死心、真净用处？若非二老，难显雪窦、马师。由是仰而叹，俯而悲。叹则叹二老与我同志，悲则悲真净已歿，而新老又不及识。”慨然久之，乃述偈以示师云：

“马师喝下立宗风，嗟我三人见处同。

海上六鳌吞饵去，栖芦谁更问渔翁？”

既而请违，无尽嘱师曰：“子必见圜悟，吾助子往。”遂津致行李来京师。师于是年十月离渚宫，无尽乃十一月薨背。

按《与唐立夫舍人书》云：“某宣和庚子，同尊丈居无尽书斋，及八个月，从游甚乐，因作京师之行，自兹分携，遂成契阔。”

[宣和]三年辛丑（1121）

师年三十三岁。

按《答关无党书》曰：“伏自渚宫作别，徧游襄沔，取道南阳，以冬春，雨雪连作，没溺道涂，其劳有不可胜言者。二月十七日，始至香严，少此息肩。偶天宁老子遣价相邀，既是道旧，初不苦辞，因卷衲此来，作度夏计。”

又按《为郑成忠普说》云：“山僧往年行脚，将入京师，至邓州天宁，有一蔡州道士，遣人至藏司借《华严》、《宝积》二经，余窃知其为佳士。翌日相见与语，果然符合也。”

[宣和]四年壬寅（1122）

师三十四岁。

初至京师，拟依法云佛照杲和尚会下，适佛照退居景德铁罗汉寺，踌躇将半月，未决去留。因追绎湛堂遗训，时佛果和尚居蒋山，乃竟欲往焉，而同志勉之曰：“江淮岂此老久留？都下有阙，必此来也。”遂依咸平普融平禅师法席。

按《答王大受书》云：“密首座，某与渠同在普融会中相聚，尽得其要领。”

一日，因上堂谢知客，有语云：“三门头忽有个无面目汉来，又如何与伊相见？”师乃问僧：“今日和尚上堂怎么道，你作么生会？不得道远来不易，不得道且坐吃茶，不得道后架洗脚，不得道寮舍不便，你别着得甚语？”僧无语。

师乃举似普融，融云：“你离却，作么生与伊相见？”师云：“且坐吃茶。”融云：“我情知你跳不出。”师云：“和尚离却，如何与伊相见？”融云：“且坐吃茶。”师云：“犹较些子。”

咸平，乃太宰王公大观功德寺，太宰往来无间，而独喜与师谈论。师之酬酢，阔略主宾，其徒有阴忌之者，师颇无莫居意，太宰由是以府第后花圃易庵，迁师居之。

[宣和]五年癸卯（1123）

师三十五岁。

居太宰庵，阖府敬事过于所亲，四事丰美，用适师意。庵中不事烟爨二饕，及宾客往还，凡有所须，皆府中应给，既亲以道，遂尔佚居。

[宣和]六年甲辰（1124）

师三十六岁。

九月，圜悟有天宁之命。诏既下，乃私自庆曰：“此老实天赐我也！幸早届都城，速慰所愿。”

屡以湛堂、无尽委寄之语以白太宰，欲预往天宁俟圜悟之来。其阖府挽留之意愈笃，乃密令仆役移行李于宅库，及圜悟将次国门，始托关无党私喻钥吏，独窃祠部而往。

乃自惟曰：“当以九夏为期，其禅若不异诸方、妄以余为是，我则造《无禅论》

去也。漫自枉费精神，蹉跎岁月，不若弘一经一论，把本修行，庶他生后世不失为佛法中人也。”遂赎清凉《华严疏钞》一部，赍之天宁。

[宣和]七年乙巳（1125）

师三十七岁。

四月，抵天宁挂搭。

按《为礼侍者普说》云：五月十三日，因张康国夫人请圆悟禅师升座，举：“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’门云：‘东山水上行。’若是天宁即不然，‘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’‘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’”向这里忽然前后际断，虽然动相不生，却坐在净保保处。

入室次，圆悟曰：“也不易，你得到这个田地，可惜死了不能得活。不疑语句，是为大病。不见道：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；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须信有这个道理。”遂令居择木堂，作不厘务侍者。每日同士大夫入室，只举“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”，才开口，便道不是。如是将半年。

一日，同赵表之方丈药石次，把筇在手，忘了吃食。圆悟顾师而语表之曰：“这汉参得黄杨木禅也。”师遂引狗看热油铛为喻，圆悟曰：“只这便是金刚圈、栗棘蓬。”

居无何，扣圆悟曰：“闻和尚尝问五祖此话，不知记其答否？”圆悟笑而已。师曰：“若对人天众前问，今岂无知者耶？”圆悟乃曰：“向问：‘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时如何？’祖曰：‘描也描不成，画也画不就。’又问：‘忽遇树倒藤枯时如何？’祖曰：‘相随来也。’”师闻举，乃抗声曰：“某会也。”圆悟曰：“只恐你透公案不得。”云：“请和尚举。”圆悟遂举，师出语无滞。

圆悟曰：“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。”遂著《临济正宗记》以付之，俾掌记室，分座训徒。师乃炷香为誓曰：“宁以此身代众生受地狱苦，终不以佛法当人情。”乃握竹篋为应机之器，于是声誉蔼着，丛林咸归重之。

按《圆悟跋示师法语》后云：

“杲首座昔游丛林，徧见大有道之士，轩昂腾踏，不可羁縻。曾于渚宫与无尽居士投契，公雅重其器，每嘱曰：‘应须见佛果。’宣和中，会余被旨领天宁，渠即先一日入堂。已而造室中，发语果异，尝升座，举：‘诸佛出身处，熏风自南来。’即大瞥然。自尔，命于方丈侧，寅夕与之锻炼。以白云老师昔所示‘有句无句’，渠尽伎俩百种开展，悉列下，几乎以为心幸移换，初无实地，因志诚语之。昔佛鉴与余正兴是谤，使更绝意探赜，当不较多。后来蓦然猛省，尽脱去机筹知见玄妙，因为渠云：‘正好参禅也。’即踊跃向前，从头一一加针锥，始浩然大彻。余不喜得人，但喜此正法眼藏有觑得透底，可以起临济正宗，遂于稠人中，指令分座，训徒久之。会都下多故，理瓶锡出汴，临分书此以作别。

“间年余，自平江虎丘，得得上欧阜，再集。至山之次日，入首座寮，阖山数百衲子耸动。屡作师子吼，揭示室中金圈栗蓬大钳锤本色，久参之流，靡不钦服。而德性愈恬稳洪，无诤之风怙怙，不较胜负，只欲深藏山谷，效古老火种刀耕，向镢头边收拾，攻苦食淡。兄弟木食涧饮，草衣茅舍避世，俟时清平，即发悲愿。真大丈夫，慷慨英灵奇杰之人所企步！因再为细书，仍作是跋焉。”

又书《送师持钵颂》后：“杲公妙喜，宣和末，投诚于天宁密室，四十二朝昏，而于一言之下领略。寻掌盂入廛市，发意甚锐。临行，作偈以饯之，不惟以一期小缘，要欲结万人之志，洪荷此千二百斤担子。既已了能事，即入记室，椎拂之下训徒，四方云衲骈臻。遽遭金人渝盟，彼彼拂衣出汴。相分岁华，聿会于云居

首众，即持旧语俾书之。”

按此二跋，师乃是四月初一日挂搭，圆悟初二日入院，五月十三日悟道。自四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三，乃四十二日。悟道后，持钵化缘毕，入书记寮明矣。

钦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（1126）

师三十八岁，居天宁记室，分座训徒。

按《圆悟举师立僧上堂》曰：“鹞儿未出窠，已有摩霄志；虎子未绝乳，已有食牛气。况复羽翼成，况复爪牙备；奋迅即惊群，八面清风起。一条脊梁硬似铁，一条白棒掀天地。相与建法幢，展衲僧巴鼻。”

按《祭圆悟文》云：“某宣和末，谒无尽居士于渚宫，是时，年盛气锐，眼高四海。公不惜推毂之力，寅缘幸会，始获投足于汴都天宁之室，咨决大事。会升堂，举‘诸佛出身处，熏风自南来’之句，涣然冰释，寻以古今商确‘有句无句’，晨锻夕炼，了无凝滞。蒙于稠人中，指令分座，有‘相与建法幢’之语。”〔《七会录》以‘相与建法幢’为云居上堂，非也。〕

一日，徐师川同圆悟至寮，见圆悟顶相，师川指云：“这老汉脚跟未点地在。”师谓师川曰：“瓮里何曾失却鳖！”师川云：“且喜老汉脚跟点地。”师云：“莫谤佗好。”

一日，圆悟问曰：“据虎头，收虎尾，第一句下明宗旨。如何是第一句？”对云：“此是第二句。”又问：“岩头跨德山门便问：‘是凡是圣？’德山便喝。作么生？”对云：“杀人须是杀人刀，活人须是活人剑。”

四月，赐紫衣师号。

按《塔铭》曰：“师于有句无句言下得大安乐法，纵横踔厉，无所疑于心，大肆其说，如苏张之雄辩，孙吴之用兵，如建瓴水转圜石于千仞之阪，诸老敛衽，莫敢当其锋。于时，士大夫争与之游，雅为右丞相吕公舜徒所重，奏赐紫衣，师号‘佛日大师’。时女真之肆骄，取禅师十数，师为首选。圆悟遣惇上人侍行。有西竺密三藏，俱馆金明池上，日与论义，密深敬服。虜酋壮师不少屈，由是一众获免其行。”

师于是年八月出京，按吕居仁《送惇上人之云居省师诗》曰：

“杲公昔踏胡马尘，城中草木冻不春。
胡儿却立不敢问，其谁从者惇上人。
袖手归来两无语，而今且向江西住。
云居老人费精神，送往高安滩头去。”

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（1127）

师三十九岁，居扬州天宁。

十月，同琳、普明渡江，省侍圆悟于金山，信宿而别。偕隆藏主之吴门，少憩宝华，次虎丘，遂馆于前资。

按《武库》曰：“圆通秀禅师云：‘雪下有三种僧。’余丁未冬在虎丘亲见之，不觉失笑，乃知前辈语不虚耳。”

〔建炎〕二年戊申（1128）

师四十岁，居虎丘。

按《为钱子虚普说》曰：“余昔请益湛堂‘殃崛摩罗持佛语救产难’因缘，湛堂虽设方便，余实不晓。后因在虎丘看《华严经》，至菩萨登第七地证无生法忍云：

‘佛子！菩萨成就此忍，实时得入菩萨第八不动地，为深行菩萨，难可知，无差别，离一切相、一切想、一切执着，无量无边一切声闻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离诸喧净，寂灭现前。譬如比丘具足神通，得心自在，次第乃至入灭尽定，一切动心、忆想分别，悉皆止息。此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，住不动地，即舍一切功用行，得无功用法，身口意业念务皆息，住于报行。譬如有人梦中见身堕在大河，为欲渡故，发大勇猛，施大方便，以大勇猛、施方便故，即便寤[(寤-吾)+告]（按：经本多作“觉寤”、“寤寤”）。既寤[(寤-吾)+告]已，所作皆息。菩萨亦尔，见众生身在四流中，为救度故，发大勇猛，起大精进，以勇猛精进故，至此不动地。既至此已，一切功用靡不皆息，二行相行皆不现前。此菩萨摩訶萨菩萨心、佛心、菩提心、涅槃心尚不现起，况复起于世间之心？’”师云：“到这里，打失布袋，湛堂为我底方便，忽然现前。”

十月，省覲圓悟于云居，道由金陵访韩子苍待制，留五宿而别，泛舟泝流以抵星渚。至山次日，入首座寮。

按《子苍答师书》云：“邂逅金陵，虽适我愿，然始不谓，遽往庐山，故对床夜谈，不过四五。自离岸至今，不闻消息，极以忧悬。得书，乃知到山旬日，道路安稳，又知便首众僧，与老和尚分座说法，良深慰喜。昨烦作《觉范行状》及出世入寂月日，欲为作一铭，托同安入石，切不可缓也。”

秉拂，略曰：“夷门昔日呈家丑，拈出无边栗棘蓬。今日欧峰孤顶上，幸然无事又相逢。相逢即且置，其中事作么生？若有道得，便请归堂；若道不得，打葛藤漫你诸人去也。云云。”

会中时多龙象，以圓悟久虚座元，俟师之来，颇有不平之心，一闻提唱，无不屈服。及冬至秉拂，昭觉元禅师出众问：“眉间挂剑时如何？”师云：“血溅梵天。”圓悟时于座下以手约云：“住！住！问得极好，答得更奇。”元乃归众，丛林由是改观。

[建炎]三年己酉（1129）

师四十一岁，云居首座寮。

一日，因遗火烧却帘，次日告香，拈狗子无佛性话云：“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云门大师道：‘若是得底人，道火何曾烧着口？’”遂作颂云：

“赵州狗子无佛性，道火何曾口被烧？

昨夜忽然帘上发，南海波斯鼻孔焦。”

时圓悟有归蜀意，师于中夏遣参徒于云居山后，寻得古云门旧址，欲创庵以居。

按圓悟《与耿龙学书》云：“杲佛日一夏遣参徒踏逐山后古云门高顶，欲诛茅隐遁，其志可尚。今令谦去，山叟为书数语及疏头，亦欲辍长财成之，可取一观，渠正欲奉锄，更在高裁也。”

圓悟是年闰八月退云居，复示师住庵法语云：

“古德住山，率刀耕火种，不蓄长物，萧然布衲，粗衣粝食，将大有为也。慕义学道，兄弟相从，一切以宽量大度包纳之，不暴怒，不峻阻，慈悲喜舍，以身帅之。盖庵居五七间，不比丛林宽广，咳唾动静，无不与耳目相接；若一一责之以礼，则久久生怨，蓦地颜色相及，便见参商，即搅道义。岂不见药山数十年牛栏庵，只七八人，其后皆为大法器；风穴和尚单丁久之，只二三相从，后来麟象骈集，问答汪洋，谓之众吼；汾山十年煮橡栗吃，晚年大安来者，著五百众；大梅入深山幽谷，初不与世接，因盐官僧采拄杖乃逢之，问酬径截，后半千人。

“今既不得已，作避世隐遁，正欲韬晦，俟时清平，然后行己之愿，岂可以小忍而乱大谋哉？一切但低细和合，先防自犯三业，提向上那一着子，教兄弟日有趣向，自然忘倦，向前去也。俗谚所谓‘相见易得好，共住难为人’，要须廓落宽容，半见半不见，且图长久，断与常流异矣。教中道：‘如为一人，众多亦然。’三家村里数间茅屋立，成个本分规绳，不严不缓，凡百折衷，佗日便更多多益办也。古人佩韦佩弦，各攻其偏，惟务中道而行；况辩智过人，不能照此细务。但患逞俊太过，一色便自性，久之便不好耳。此去有人议论，应当回转着，亦令赞叹，非常人所可及乃善。更有一个急要最后句，不免略说之：‘佛法无多子，久长难得人。’”

[建炎]四年庚戌（1130）

师四十二岁。

是年春，迁海昏云门庵，时开善谦、荐福本、东林颜、雪峰空，凡二十余人，侍师而往，朝参暮请，声誉蔼著。

九月，以盗贼猖獗，避地湖湘，抵长沙，访佛性泰禅师于谷山。师与之虽法门昆季，而未之识。一见，果合符契，商今确古，语必终日，坐必达旦。佛性喜杨岐正宗有赖于师，特揭振祖堂以馆之。

一日，师曰：“香严悟道颂，‘一击忘所知’五字，曲尽其妙，后七句皆注脚耳。”佛性曰：“五祖师翁颂狗子无佛性，只消‘赵州露刃剑’足矣，余皆剩语。”二人欣慰，各以为然。

边境既肃，遂作江西之行。

按《子苍寄圆悟书》云：“妙喜庵于云门，方成法席，以贼近境，散去。近来丰城相见，云过谷山，见泰老甚安稳也。”

绍兴元年辛亥（1131）

师四十三岁，登仰山，邂逅东林珪禅师。

按《东林跋颂古》云：“余靖康元年结茅分宁西峰。建炎四年，迁仰山。明年，妙喜自湖外来，一见相契，遂定杨岐宗旨。”

二月，复还云门庵，题高庵悟禅师语要、示学徒、云门、举起、竹篋五颂。

[绍兴]二年壬子（1132）

师四十四岁。

深山阒寂所处，皆正因学道之士，而师不倦椎拂，日夕与之锻炼。一日，为众曰：“此事人人具足，各各圆成，只向自己分上办取。世尊初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云：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’意在那里？意在钩头，只要各各自知独尊。只如长庆稜和尚悟道了，有颂云：‘万象之中独露身，唯人自肯乃方亲。昔年谬向途中觅，今日看来火里冰。’这个须是自肯始得。我说底尽是途中事，去禅床角头觅说佛说法，说妙说玄，事理心性，尽是途中事，且那个是独露底身？大丈夫汉须是自肯始得，那里去古人舌头上觅？才见人道是，你也道是；道不是，你也道不是。只在声色上走，有什么交涉？”

又曰：“今时人尽是顺颠倒，不顺正理。‘如何是佛？’‘即汝心是。’却以为寻常，及至问：‘如何是佛？’答云：‘灯笼沿壁上天台。’便道奇特。岂不颠倒耶？”

又曰：“我这里禅，如击石火，当一击时，拈起法烛，点着便行，才眨眼，便蹉过也。这些子不妨是难。”

又曰：“兄弟做工夫，不消举因缘，只去近处看，只如六祖为明上座云：‘汝但善恶都莫思量，当恁么时，一切不思量，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。’但恁么看。”

又曰：“此事大段近，因甚不会？”良久，曰：“只为分明极，翻令所得迟。”

[绍兴]三年癸丑（1133）

师四十五岁。

东林珪禅师自仰山来同居，各作颂古一百一十篇。

按《东林书颂古后》云：“绍兴癸丑四月，余过云门庵，同妙喜度夏，山顶高寒，终日无一事，相从甚乐。妙喜曰：‘昔白雲端师翁谢事圆通，约保宁勇禅师夏居白莲峰，作颂古一百一十篇，有提尽古人未到处，从头一一加针锥之语。吾二人今亦同夏，于此事迹相类，虽效顰无媿也。遂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则，各为之颂，更互酬酢，发明蕴奥，斟酌古人之深浅，讥诃近世之谬妄，不开知见户牖，不涉语言蹊径，各随机缘，直指要津，庶有志参玄之士，可以洗心易虑于兹矣。’”

临川太守曾公纆以广寿虚席，请师，莫之得，遂托待制韩公子苍及舍人吕公居仁，以书劝谕，庶几肯就，而师坚志莫屈。

按《子苍书》云：“昨颜知藏归，附书奉劝，以彼太阒寂，山下时有劫掠，似非禅定之所，不若与众来此，或须卓庵，极易事耳。不知何故，了不见听。今郡守钦仰道德，且采众论，特屈公高躅，说法广寿，不肖语之曰：‘此公誓不出世，虽坚请必不来；然自闻议定一方，道俗无不延跂。’昔汾阳累请不出，后来自要住院，乃知通人，或出或处，岂尝固执？况今禅道颓坏，所以圆悟望公振起杨岐之风，若孤峰顶上草衣木食，终不为人，此则独觉行也，岂圆悟之意哉？”

九月，同珪禅师之临川，访子苍、居仁，谒草堂和尚于疏山，因馆子苍之西斋。

按《普说》云：“子苍为此事甚切，与某鼻孔厮拄者半年。”

[绍兴]四年甲寅（1134）

师四十六岁。

是年二月，作七闽之行。按《子苍赠别诗》，其略曰：“幻世吾方梦，迷津子作舟。禅心如密付，当为少淹留。”又有“还应雪峰老，领众待云门”之句。

三月，至长乐，馆于广因寺。因游雪峰，适建菩提会，真歇了禅师请为众普说。其略曰：“今夏在广因，开个灯心皂角铺子，随分说些粗禅，室中问一句子，不思量计较，天真自然，道得一句，便与一拶，拟议不来，劈脊一棒，别无细腻工夫。忽然打发一个半个，却教上来，就大炉鞴，事同一家。”

按《为超、明、海三大师普说》云：“尼长老妙道，号定光太师。往年在雪峰诸处参禅，闻我在广因，遂破夏来求挂搭。山僧向佗道：‘我自是客门，取长老去。’长老诺之。其时只七十僧。一日，两遍入室，因为光藏主举话次，道在外面听得有欢喜处，便来吐露云：‘适闻和尚举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已理会得。’当是便问佗：‘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你如何会？’云：‘妙道只恁么会。’道声未了，山僧云：‘[口@力]！多了个只恁么会！’渠乃瞥地。”

林适可司法创庵于洋屿，延师居之。时宗徒拨置妙悟，使学者困于寂默，因著《辨正邪说》而攻之，以救一时之弊。

按《示遵璞禅人法语》云：“甲寅春，余自江左来闽，有祥云昙懿长老开法莆中，衲子辐凑，璞亦从之为表里。余知其未稳当，恐误学者，以书致懿，令整来。懿畏得失，迟其行，遂因小参，痛斥其非，揭榜于门，以告四众。懿不得已，乃

破夏来。诘其所证，只如旧时，遂语之曰：‘恁么见解，何敢嗣圆悟？便退却院来。’懿夏末果不食言，璞亦继至。一日入室，余问僧：‘德山见僧入门便棒，临济见僧入门便喝，雪峰见僧入门便道是什么，睦州见僧入门便道现成公案、放你三十棒。这四个老汉，还有为人处也无？’僧曰：‘有。’余曰：‘札。’僧拟议，余便喝出。璞闻之，忽然脱去从前许多恶知恶解，遂成个洒洒地衲僧，懿亦相继于一言之下脚踏实地。”

有弥光禅人，丛林号“光状元”者，盖在洋屿最初得法。一日入室次，师问曰：“吃粥了也，洗钵盂了也，烧香了也，行道了也，去却药忌，道将一句来。”光云：“裂破。”师厉声曰：“你又来这里说禅也！”光于言下契悟，呈颂云：

“当机一拶怒雷吼，惊起法身藏北斗。
洪波浩渺浪滔天，拈得鼻孔失却口。”

师即挝鼓说偈以证云：

“龟毛拈得笑哈哈，一击万重关锁开。
庆快平生是今日，孰云千里赚吾来？”

又鼎需禅人入室，师问曰：“内不放出，外不放入，正当恁么时如何？”需拟对，师以竹篴打至三下，需忽大悟，不觉叫曰：“和尚已是多也。”师又打一下，乃示一偈云：

“顶门竖亚摩酰眼，肘后斜悬夺命符。
瞎却眼，夺却符，赵州东壁挂葫芦。”

又大悲闲长老，年八十有四，随众入室。师问：“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？”闲曰：“扶不起。”师曰：“扶不起是什么人？速道！速道！”闲拟对，师便打，忽然大悟。复示以颂：

“一棒打破生死窟，当时凡圣绝行踪；
返笑赵州心不歇，老来由自走西东。”

庵居才五十三人，未五十日，得法者十三辈。

答曾天游侍郎、吴元昭提刑问道书。示祖元禅人、昙懿长老等十三颂。以颂戏了然居士郑举之（按：郑举之号“了然居士”）。作《珪竹庵赞》，拟泉大道作《菰苴歌》，送文纪道者持钵。

闽士郑昂早聪锐，该洽三教，粗见尊宿所至，谈禅自若。闻师力排默照为邪，昂忿气可掬。一日持香来，声色俱厉，引释迦掩室及达磨鲁祖面壁等语，与师辩白。师曰：“我只将你屋里底为你说。《庄子》曰：‘言而足，终日言而尽道；言而不足，终日言而尽物。道物之极，言默不足以载；非言非默，义有所极。’孔子曰：‘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：‘唯！’此亦言而足处，但措大（按：指代穷酸之读书人）多错会。《肇论》：‘释迦掩室于摩竭。’四义是皆理为神御，故口以之而默，岂曰无辩？辩所不能言也。何得向黑山鬼窟里坐地？先圣诃为解脱深坑，极可怖畏。蒙庄座主尚不滞于默然，况祖师门下客，才开口，便落今时，有甚交涉？”尚明（按：郑昂之自号，官至“编修”）不觉作礼。师复征以生死大事，乃省悟悦服。

是冬，以浴司拾官夫所伐弃树梢燔浴，县尉私意迫扰庵邻，师即拂衣过莆阳，宪使督尉躬请不已，戏作偈寄檀越曰：

“云门烧浴盗官柴，带累傍人枉受灾。
寄语屿头诸施主，已成鲍老送灯台。”

[绍兴]五年乙卯（1135）

师四十七岁。

正月，赴蔡子应郎中天宫庵之命。泉南给事江公少明创新庵于小溪之上，延师以居。

按《韩子苍答少明书》云：“窃知草庵得妙喜师开山，不喜妙喜得此庵，喜此庵得妙喜。然此道人孤高绝俗，与世寡合，此正其所长，以故恶嫉者众。惟旷怀伟度，乃能期之于物外。若得安居，使圆悟之风焜耀泉南，实丛林盛事。”

又按师《答郡王孟公仁仲、枢密徐公师川书》云：“去春入闽，憩广因、洋屿，及八个月，而蔡子应以莆中灵岩天宫庵见招。坐席未暖，江少明复以今新庵遣人相延，遂领长乐五十三衲子卷袂此来。四月初一入庵，见今内外度夏者二百人，皆丛林老成、从游士夫、一时名士，如：李参政汉老、江给事少明、蔡子应郎中、储彦伦、李端友、蔡春卿正卿诸公，咨问扣击，拳拳不倦。虽庵居幽僻，正拙者之所宜也。”

一日，因师示众，举自颂赵州庭前柏树子话，拈云：“庭前柏树子，今日重新举。打破赵州关，特地寻言语。敢问大众：既是打破赵州关，因甚特地寻言语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当初将为茅长短，烧了元来地不平。”李参政闻之，忽然有省，乃谓师曰：“若无后语，那亦领略不得。”别后，以书与师曰：“近扣筹室，伏蒙激发蒙滞，忽有省入。顾惟根识暗钝，平生学解，尽落情见，一取一舍，如衣坏絮，行草棘中，适自缠绕。今一笑顿释，欣幸可量，非大宗匠委曲垂慈，何以致此？自到城中，着衣吃饭，抱子弄孙，色色仍旧。既亡拘滞之情，亦不作奇特之想，其余夙习旧障，亦稍轻微。临别叮咛之语，不敢忘也。重念始得入门，而大法未明，应机接物，触事未能无碍，更望有以提诲，使卒有所至，庶不玷于法席矣。”

蔡子应郎中亦以书通所得于师，略曰：“某近看狗子无佛性一语，恰似平地钉个系驴橛子，一除除却，顿觉廓然，本无罣碍，一切文字语言已没交涉。故见得竹篦子彻底分明，信知从上佛祖切要为人处，尤无多子，便见自己脚根下一段大事，明如皎日，廓若太虚，从本已来，不生不灭，不变不易，赤骨历地，着一丝毫不得，直饶千佛出世，亦无摸索处。菩提烦恼，真如涅槃，皆为剩法；花梢柳眼，种种胜妙境界，尽是槁[才*(天/韭)]（按：当为“槁[才*(天/韭)]”，音è sà，垃圾）。阿罗应时瓦解冰消，庆快有不可胜言者，因作颂曰：‘云门篦子，逢人便举。有眼无睛，徒劳下语。’二曰：‘狗子无佛性，截断衲僧命。打破赵州关，识得云门病。’枢此回若不遇老师，空被从前一知一解以为殊胜，埋没过此一生，岂不可惜也！”

师之所答，备于语录。

[绍兴]六年丙辰（1136）

师四十八岁，住泉州云门庵。

四月十六日，圆悟和尚讷音至，举哀拈香，指真云：“这个老和尚，一生多口，搅扰丛林，近闻已在蜀中迁化了也，且喜天下太平。云门昔虽曾亲近，要且无闻他说着个元字脚。所以今日作一分供养，点一盏茶，烧此一炷香，熏他鼻孔，即非报德酬恩，只要辱他则个。”召大众云：“既不闻他说个元字脚，又无恩德可报，何故特地作这一场笑具？还委悉么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偶因失脚倒地，至今怨入骨髓。”遂烧香。

祭文略曰：“某近蒙大丞相张公，委僧祖秀，报成都府昭觉圆悟先师去年八月初八日示寂，阇维烟所及处，五色舍利如菽，道俗祖送，悲动门蜀。间关万里，讷音不以时，乃以是年四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成服，设伊蒲之馔，用展哀思。呜

呼！先师道德高大，麾斥八极。顾其得法之由，与夫平生出处大略，遭遇明天子，表帅丛林，照映先烈，上自宸宸公卿，下逮闾里负贩，草木昆虫，户知之矣，宁复钩棘叙致，为世俗文字、不情之具乎？独念孤陋不肖，蒙被剪拂之赐，含凄哽塞，其忍默然？自叙云云。重念先师眷眷如此，其至者，岂于某有所私也？要之，以付托之重，俾于锄头边觅本分种草，期得一个半个，恢张临济已坠之宗，开凿后昆眼目，贵不虚阅世，实先师之志愿也。不肖安足以承遗训？区区图报，未知所从，此其所以含凄哽塞，不能自己，倾倒底蕴，先师实临之。”

至晚小参，举僧问长沙：“南泉迁化向什么处去？”沙云：“东家作驴，西家作马。”僧云：“未审意旨如何？”沙云：“要骑便骑，要下便下。”师云：“今日忽有人问：‘云门圆悟老师迁化向什么处去？’只向佗道：‘入阿鼻大地狱去也。’‘未审意旨如何？’‘饮煇铜汁，吞热铁丸。’或问：‘还救得也无？’云：‘救不得。’‘为什么救不得？’‘是这老子家常茶饭。’”

十月，李参政汉老、吕舍人居仁、郑编修尚明同访师，令莆田郑元亮写师顶相，三公述赞书其上。赞见后录。师自题曰：“赵州云：‘似则打杀老僧，不似则烧却帖子。’尽谓此本逼真，独未见有下毒手者，放过一着，两手分付钝叟。”钝叟，尚明自号也。

作《释迦出山相赞》、《赵州和尚、圆悟和尚真赞》。

[绍兴]七年丁巳（1137）

师四十九岁，住小溪云门庵。

按《祭圆悟和尚文》曰：“大丞相张公德远出蜀，先师饯别，临分袂握手，以不肖孤踪，嘱之寻访，以至忍泣，意欲推挽为出世利物之事。张公之在闽也，以先师之故，忘位儿之崇，招以尺书，偶缘疾疹不果，一干典谒。然某素有不出人前之戒，业已退藏，岂复有所觊觎哉！”

又按《塔铭》曰：“浚在蜀时，勤亲以师，嘱谓真得法髓。浚造朝，遂以临安府径山延之，恐师痛事韬晦，必欲致师，移书泉守刘公彦修趣其行，不得已，旛然而起。”

按《题佛灯珣禅师祭文后》云：“余绍兴丁巳春，赴临安府尹之命，主国一法席。”

又按《答泉守刘公书》云：“五月初离泉南，冒大暑，艰苦备尝，七月方抵三衢，吕丞相易疏帖，遣人至衢相候。”

超然居士赵表之，曩与师同法席于大梁欧阜，每以不宦游、出世为戒。时表之偶辟南外宗正司，师赴径山，适会衢之官驿。师述偈见意云：

“超然妙喜两同参，蓦地相逢各负惭。

我去住山君跃马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

十七日，至临安。二十一日，开堂于明庆寺。下座次，少卿冯公楫问曰：“和尚常言不作这虫豸，为什么今日败阙？”对曰：“尽大地是个杲上座，你作么生见？”冯公拟议，师便掌之，时群僚失色。冯大笑曰：“长老与楫佛法相见。”

二十四日入院，九月归受业，众请小参，说偈：

“山僧昔为童子时，一念知道出家好。

却因脱白此伽蓝，今日重来称长老。

兵戈之后亡者多，现前耆宿喜无恼。

以尊就卑离我人，咸请举扬无上道。

后生当发勇猛心，四海求师宜拔草。

径山奉劝不虚施，辩口维摩须靠倒。”

次，宁国众道友请升座，说偈：

“只这些儿住处，是吾生长之地。

别去二十七年，日月疾如弹指。

[政和元年辛卯持钵，至绍兴七年丁巳，计二十七年。]

走遍天下丛林，意图出离生死。

报答父母重恩，不是等闲游戏。

平生得个刚强，方与佛祖出气。

今朝依旧还乡，亲戚百无一二。

道是昔人犹非，道非昔人犹是。

莫作是非论量，透过世间出世。

殷懃普劝诸人，急着眼睛看取。”

冬，持钵邻郡，访双槐居士郑禹功于琰市。

作《佛灯珣禅师真赞》、《金华圣者画像赞》，题《吴氏六湛堂》。

[绍兴]八年戊午（1138）

师五十岁。

乃入院之明年，众将一千，皆诸方角立之士。师行首山令，起临济宗。憧憧往来，其门如市。学徒咨扣，日入玄奥。规绳不立，而法社肃如也。由是宗风大振，号临济再兴。时给事冯公济川、无著道人妙总，同坐夏山中冯馆“不动轩”，日只一食，长坐不卧。

按《示永宁郡夫人法语》云：“一日，因示众，举药山初参石头及马祖因缘，济川、无著才闻提撕，各有省悟。下座，济川随师上方丈云：‘某甲理会得。’师曰：‘居士如何？’济川云：‘恁么也不得，苏嚧娑婆诃；不恁么也不得，[口*悉]哩娑婆诃；恁么不恁么总不得，苏嚧[口*悉]哩娑婆诃。’师曰：‘梵语、唐言打成一块。咄哉！俗人得此三昧。’师遂至无著寮，举济川语，无著云：‘妙总曾见郭象注《庄子》，识者以为《庄子》注郭象。’师乃举岩头婆子话问之，无著遂作颂曰：‘一叶扁舟泛渺茫，呈桡舞棹别宫商。云山海月俱抛弃，赢得庄周蝶梦长。’师以颂示之曰：‘汝既悟活祖师意，两段一刀直下了，临机一一任天真。世出世间无剩少，我作此偈为证明。四圣六凡尽惊扰，休惊扰，碧眼胡儿犹未晓。’”

按《为莹上座普说》云：“因遣道谦往零陵问讯紫岩居士，谦中途打发大事。及归，老僧半山亭望见，便云：‘这汉和骨都换了也。’谦闻之大惊。”

这些验人处，设使释迦、达磨来亦不让。

作《不动轩记》、《答枢密富公季申问道书》。

冬，行化吴门，作《慧日雅禅师真赞》。

[绍兴]九年己未（1139）

师五十一岁。

是年龙象骈集，坐夏者一千七百，有奇举。悟本、道颜二座元分座训徒。

按《真赞》曰：“一千七百痴衲子，围绕这个无明叟”。

以神龙未有封号，敷奏于朝，蒙赐侯，曰“广润”，庙曰“灵泽”。

谒丞相张公德远于四安，求圆悟和尚塔铭。

按《画像赞》曰：“初识公于京师，后十五年，再会吴之四安。”

又按《答佛性泰禅师书》：“属者访张丞相弟兄，舡舟雪川，为数日之款，已

为先师制得塔铭，见刊石，佗日寻便奉寄。”

答陈季任少卿、赵道夫待制、刘彦修宝文、彦冲通判问道书，作布袋和尚、临济和尚画像赞，赠医师王公继先、参政刘公大中颂，题超然居士六法图，作普照英禅师真赞，祭韩子苍待制、江少明给事文。

[绍兴]十年庚申（1140）

师五十二岁。

创建千僧阁，时侍郎张公九成、状元汪公应辰，登山问道于师。张与师谈格物之旨，师曰：“公只知有格物，而不知有物格。”公拟议，徐曰：“师岂无方便邪？”师笑而已。张曰：“还有样子否？”师曰：“不见小说所载：唐有与禄山谋叛者，其人先为阉守，有画像存焉。明皇幸蜀，见之怒，令侍臣以剑击像首，其人在陕西，忽头落。”公闻之，顿领厥旨，乃题偈于“不动轩”壁间曰：

“子韶格物，晁晦物格。

欲识一贯，两个五百。”

又一日，问曰：“前辈既得了，何故理会临济四料拣则甚议论问？”师曰：“公之所见，只可入佛，不可入魔，岂可不从料拣中去邪？”

公遂举克符问临济，至“人境两俱夺”，不觉欣然。师曰：“余则不然。”公曰：“师意如何？”师曰：“打破蔡州城，杀却吴元济。”公于言下得大自在。尝曰：“某每闻径山老人所举因缘，豁然四达，如千门万户，不消一踏而开。或与联輿接席，登高山之上，或缓步徐行，入深水之中，非出常情之流，莫知吾二人落处。然九成了末后大事，实在径山老人处，此瓣香不敢孤负佗也。”

一日，与师坐于方丈，偶僧持师顶相求师自赞。师曰：“无垢！试为题之。”公点笔疾书曰：“击石扬沙，驱雷逐电。一触其锋，神飞胆战。未及领略，火蛇烧面。”公掷笔于案，自有得色。师笑曰：“意未尽在。”公曰：“和尚如何？”师应曰：“何不道‘此是阿谁？径山老汉。’”公唯唯，复书之。

答刘大中参政、张仲旸提刑、许寿源司理问道书，作祭喻弥陀文、佛灯珣禅师塔文、赞草堂和尚像。

[绍兴]十一年辛酉（1141）

师五十三岁。

千僧阁告成，师遣介泉南求记于李汉老参政，其略曰：

“师于临济为十二代孙，其道大，故其摄者众；其门峻，故其登者难；其旨的，故其悟者亲；其论高，故其听者惊且疑；而同时者，讥毁嫌谤，不胜其忿。然四方学者或自谓亲证，或几号罢参，皆肩摩袂属，沓来于座下，而公所遇之，未尝假词气接。殷懃拒之而不去，疏之而益亲，至于水洒梃逐，而户外之屦常满。平时不喜者，亦皆钳喙结舌，叹息其不可及。吾不知公之道自有以使之耶！”

“院去城百里，自唐国一禅师始斩蓬藿，驱龙蛇而居之。寺无常产，山之神龙，实助其缘化。公至之始，众才三百。二年法席大兴，众将二千，而院有僧堂二，不足以容创，意于寺之东凿山开址，建层阁十楹，以卢舍那南向，峣然居中，列千僧案位于左右，设连床斋粥于其下。经始于十年春，越明年春告成。

“余尝问道于公，闻之而叹曰：‘非成是阁之难，致其众之难；非致其众之难，道行而不能使其众不至之难。’一阁之成，在公何足道，而循袭齷齪之者以为奇特，不亦陋甚矣哉！独喜其道行而众从之，故为书其本末，且以谕。”

夫是年四月，侍郎张公九成以父卒，哭，登山修崇。师升座，因说：“圆悟谓

张徽猷昭远为铁划禅，山僧却以无垢禅如神臂弓。”遂说偈曰：

“神臂弓一发，透过千重甲。

子细拈来看，当甚臭皮鞞。”

次日，侍郎请说法，台州了因禅客致问，有“神臂弓一发，千重关锁一时开。吹毛剑一挥，万劫疑情悉皆破”之语。

未几，遭论列，以张坐议朝廷除三大帅事因，及径山主僧应而和之，五月二十五日，准勅九成居家持服，服满别听指挥，径山主僧宗杲追牒，责衡州。

按《张子韶答何中丞伯寿书》曰：“九成忽弃老亲，此心痛割，欲死无路，四月十四奄经百日，顾此冤苦无所舒豁，径山老人，道眼明彻，超然在生死之表，而一众凡千七百人，皆不为名闻，精心学道，宜饭此处，可以少慰先考之心。是日登山，十八下山，而除帅在月末，事理昭灼，当益安命义。”

按师《答冯给事济川书》云：“张子韶四月十四日以父卒哭，十六日请升座，十八下山，除三大帅却在四月末。今坐此得罪，事体昭明，岂偶然哉？皆前报世中，因缘会遇，一切欢喜顺受，偿足自定矣！二十八日，除太保韩公世忠、少师张公俊充枢密使，少保岳公飞充枢密副使。”

先是元丰戊午，慧云塑释迦文像，有异人丁生语寺僧曰：“若像之毁，是人婴祸。”于时，慧云后昆忘丁生之讖，毁像新之，正此日。

师责衡州，七月至贬所。时昭远知临川，师以偈戏之曰：

“小郡知州说大禅，因官置到气冲天。

常携划子勘禅客，谁知不直半分钱。”

昭远亦戏以偈酬师曰：

“小庵庵主放憨痴，爱向人前说是非。

只因一句臭皮鞞，几乎断送老头皮。”

是年冬，李参政泰发以绝句寄师，其引云：“适衡，闻州郡欲免旬呈，师毅然不可，曰：‘无以我累人。’此意岂流俗泛泛者所能窥之哉？感叹成小诗曰：‘十亩荒园旋结茅，芥菰挑尽到同蒿。圣恩未许还磨衲，且向阶前转几遭。’”

按《为卢时用普说》云：“初到衡阳诸处，道友送钱来，因遣两侍者往岳山、洸山散处斋僧。衡人初不知是说，因普说，方与言：‘宣律师问韦驮天神：世间功德，何者最大？曰：斋僧功德最大，云云。’人即听信，稍知归向焉。”

[绍兴]十二年壬戌（1142）

师五十四岁。

居衡州廖季绛通直之西园，四方衲子云委川会，糴粮景从。庵无以容来学，散处花药。开福伊山遇小参入室，会集其所，师则篮舆往而据丈室。其年蕴闻禅师复至临安，见有以费孝先之术，决前定休咎，因试问焉，其诗曰：

“雁回始觉潇湘远，石鼓滩头莫怨天。

一住十年秦楚隔，木弓重续旧因缘。”

盖谓衡阳及移梅阳矣。衡阳有回雁峰、潇湘石鼓滩。自辛酉至庚午，移梅阳恰十年。或云古者以梅木为弓。

是年，接草堂禅师书慰问曰：“不续音问逾年，常思慕矣。游人所传径山道旺，安众甚多，拙者常忧。古人云：‘道旺则魔盛，城高则卫生。’今年中夏，忽闻难作，将谓小挠，秋来方得的音，乃知有此祸患，可谓教法凌迟，丛林凋丧，遂致祸及弘护者。赖吾仁久炼真空，顿明心地，不以为忧。世谛如电光，身心如梦幻，乐然随顺，那事无妨，善恶业报，今古难逃。以此段灵光独耀，想所至处，法法

圆成，必有神明知鉴。互相安稳，唯望宽怀，一致度外。昔黄檗胜、云居舜皆有此患，后得归源，传扬正法，心契佛祖，岂虚然耶？如来成道，魔难坚固。老拙暮景相侵，住世不久，今守残喘，待尽而已。汝正英锐，莫忘初志，料想此生难得再晤，余宜保爱，以顺世缘。”

师答书略曰：“自到衡阳，一向谢绝宾客，四方书问，一切阔略。独于吾叔祖老师未能忘怀，虽欲具状致起居问，亦无由得达视览，然瞻仰教诲，未始顷刻置念也。本宗上座至，蒙惠书，种种安慰褒扬，存抚不替。昔时反覆数过，不忍去手足认。为物作则，曲折周旋之意，下情感戴，何时可忘？愿叔祖龙天密护，法寿与赵州、安国师辈齐年，某打个筋斗回来，尚及依栽松道者例。妄意如此，不识老师那时肯放一线道否？”

师仍以金帛嘱去僧蕴闻曰：“恐汝到宝峰，而此老去世，可设盛饌，以书读而祭之。”既至，草堂已圆寂，僧如所教也。

[绍兴]十三年癸亥（1143）

师五十五岁。

按《纪谈》云：“明禅师自辛酉随侍，过衡阳，日化于市。癸亥秋，辞往浙西持钵，期明年上元回。师送偈有云：‘荔苴明大禅，孟浪绝方比。识得玄中玄，作得主中主。赤脚走长街，一日数百里。色力既勇猛，殊不畏寒暑。如是二三年，日日只如此。’又云：‘甲子上元前，却要到这里。’”其随师者，多効劳如此。仍作《画像赞》付之。

作丞相张公德远、向宣卿直阁画像赞。答内翰汪公彦章、舍人吕公居仁、隆礼郎中、夏志宏运使问道书。跋《草堂和尚语录》。阅《维摩经》有感，以颂示传禅师。

[绍兴]十四年甲子（1144）

师五十六岁。

示提举李献臣法语二十六段。答汪圣锡状元、宗直阁问道书。作富季申枢密妙高堂铭、延鸿寺钟铭。题蔡知县小庵。张昭远徽猷请作维摩赞。作六祖画像赞、祭卫寺丞文。

[绍兴]十五年乙丑（1145）

师五十七岁。

正旦试笔，题韩司谏乐谷。藺庭彦知县请作入定观音赞。作寂音尊者赞。题魏邦达侍郎净心阁、汪圣锡状元燕坐轩。示廖季绎知县、真如道人、空慧道人法语。答林少瞻、严子卿、陈阜卿问道书。以颂代书谢张丞相惠兜罗绵。

戏题如如庵曰：“契此如如理，岂论皮与髓？打破枯髑髅，百花生碓觚。”

[绍兴]十六年丙寅（1146）

师五十八岁。

解空居士侍郎刘公季高手写《华严经》一部，施师受持，仍请为众普说，发明奥旨。师以衣盂建阁于花药寺之方丈，设龕像，以所施经奉安其上。

真如道人请作补陀大士赞、文殊问疾赞。作死心和尚、普融平禅师、佛性泰禅师真赞。示陈次仲通判法语。作胡明仲侍郎、徐明叔郎中画像赞。答徐稚山侍郎、曾天隐宗丞问道书。

等观居士廖季绎以书告疾，示之颂云：

“左心小肠肝胆肾，右肺大肠脾胃命。
于斯识得本来人，七颠八倒那伽定。”

[绍兴]十七年丁卯（1147）

师五十九岁。

侍者以师与衲子问答古今语句请名。按《题篇首》云：“余因罪居衡阳，杜门循省外，无所用心。间有衲子请益，不得已与之叙酢。禅者冲密、慧然随手抄录，日月浸久，成一巨轴，持来乞名。其题欲昭示后来，使佛祖正法眼藏不灭，余因目之曰《正法眼藏》。寻以印本寄曾文清公，公欲作颂谢，但得二句曰：‘摩酰太多临济少，唯有云门师恰好。’因复书请续后句，既启封，即曰：‘争如瞎驴灭却休，露柱灯笼皆绝倒。’”

公得师指示，喜愜盈怀，已而以偈寄龙团茶与师曰：

“苍壁团团不暗投，舌端有眼似离娄。
莫言茗盃无三寸，解问如何是赵州。”

师答之曰：

“赵州传语庞居士，近日无端会吃茶。
却笑旧来多卤莽，不将龙焙入脂麻。”

作徐稚山侍郎画像赞，题芎林居士向伯恭无热轩。

时李汉老参政薨背，师作文遣僧致奠。偶曰：“泉南道友，零落殆尽，今唯蔡郎中一人而已，不若生祭之。”乃戏为文曰：“致祭于灵岩山下，半风半颠大脱空居士之灵，惟灵铁器，市里牙人，脱空场中主，将黑豆换人眼睛，只做这般伎俩，将谓阎老不知，一向起模画样，而今死去见渠，看你有何凭仗。镬汤炉炭横行，剑树刀山逆上，我依闻说欣然，呆汉攒眉惆怅。人情敢不周旋，薄奠聊陈供养，郭郎线断俱休。呜呼哀哉！尚享！”

僧未至，而蔡公卒，复系之以词而祭之。其略曰：“呜呼！始以前文与公相戏，此意未达，公已瞥地，二俱偶然，初无实义，公既去矣，文焉敢弃，就而祭之，是法如是。”

性空道人筑屋于城之西门外，谓之廖氏山堂，迁师居之。

[绍兴]十八年戊辰（1148）

师六十岁。

正旦书事寄无垢居士曰：

“上苑玉池方解冻，人间杨柳又垂春。
山堂终日焚香坐，长忆毘耶多口人。”

示黄子余知县法语，作李王见法眼画像赞、普化和尚画像、长灵卓禅师真赞，答刘季高侍郎、李彦嘉宝文问道书，题喻子才郎中观我庵，作李泰发参政转物轩铭，示幻住道人智常法语。

作《祭荐福本长老文》云：

“阿谁无生？阿谁无死？
学道参禅，正要了此。
汝今既了，吾复何憾！
付明眼人，判此公案。”

[绍兴]十九年己巳（1149）

师六十一岁。

答无垢居士论正法眼藏书、向伯恭侍郎问梦书、李泰发参政、似表郎中问道书，示邓子立直殿法语，跋周子充手书《华严经》，作马大师、庞居士赞，路彦捷寺丞画像赞，祭刘彦修宝文、彦礼直阁文。

《题自顶相示继明禅人》曰：“光裕显大，乃道之疣也；背道而驰求，乃其贼也。疣之与贼，若人之身有蛲蛔，木之实有蠹蝎。决欲血气充盛，而秀出于林，安得容此物于其间哉？疣之与贼，此之谓也。苟闻其道，而晦其迹，光裕显大，不驰求而自昭著矣；苟未闻其道，而欲去其疣而亡其贼，则疣之疣、贼之贼者也。吾佛圣人设教亦如是而已。吾虽闻道矣，而不能晦其迹，而蹈祸机，亦疣贼之谓也。继明禅人，学佛者也，画吾像而求自赞，因作是说，以示明而自警，非敢自谈己德，而复作疣之疣、贼之贼者也。”

[绍兴]二十年庚午（1150）

师六十二岁。

师自赞：

“身着维摩裳，头裹庞公帽。
资质似柔和，心中实躁暴。
开口便骂人，不分青白皂。
编管在衡阳，莫非口业报。
永世不放还，方始合天道。”

为趋时者巧加诬讪之语，取怜势位，以是年六月二十五日，准命移梅州，取道郴阳，抵曲江，访舍人朱公翊于西园，作《云门匡真禅师画像赞》。七月十四日，至曹溪，留信宿，作《曷禅师真赞》。

按题其语录云：“绍兴庚午夏，自回雁迁梅阳，道过韶石，礼老卢于窄堵波下，适遇堂头明侄禅师举扬宗旨。”

二十六日，至南海，馆于光孝方丈之西轩，凡三十二日。

示何文缙、彭彦祥、郑子寿、顾廷美、张彦清、元览等法语。

庄彦质未画师像，预以素缣求赞。云：

“只此便是妙喜真，何用画工更怛怛？
彦质抬眸子细看，南无急性王菩萨。”

八月二十九日，离五羊，九月十五日，抵罗浮，十月初三日，至贬所。

按《纪谈》：“师抵梅阳，郡守谢朝议语僚属曰：‘朝廷编置所谓长老者，但一僧耳，兵马东偏隙地，从其居止。’既而僧行，日至几数百指，施锹镬而平基址，运竹木而缚屋庐，听其指呼，无敢怠者。守虽闻其服勤如此，亦未知果何人也，于是延见一二，观其能为。南闽修仰书记适承命，乃与守从容弥日，语论英发，确古商今，逢原左右。守复征：‘等伍更有蕴异能者否？’仰遂告以‘负大经论者有之，博极书史者有之，诗词高妙者有之，翰墨飘逸者有之，其所以未能明彻，则佛祖大事因缘而已。是以不惮艰险，随侍而来，得依仁政，幸莫大焉！’守且骇异，知其徒皆为法忘躯之士，自是于师日益加敬。”

[绍兴]二十一年辛未（1151）

师六十三岁。

居梅州，太守遣其子谢纯粹求入道快捷方式，示之以法语八篇。作《雪堂行

禅师语录序》、《祭安抚刘公方明文》。

[绍兴]二十二年壬申（1152）

师六十四岁。

示张观察法语，以颂代书寄张圣者，贺福圣长老出世，答不二居士注《金刚经》求印证书、华心居士杜撰水陆仪文书，以颂滑稽敏棕皮归蜀，作觉明居士夏志宏画像赞。

[绍兴]二十三年癸酉（1153）

师六十五岁。

作《送黎文晦归龙川序》、《南安岩主画像赞》，跋《雪峰空禅师语录》，书古寄嫠女使君李公献臣。

《书古送立禅人归双林》曰：

“空手把锄头，油瓮捉泥鳅。
步行骑水牛，纸人火上游。
人从桥上过，猛虎当路坐。
桥流水不流，高峰驾铁舟。
立禅归到双林寺，说与渠侬且罢休。
妙喜为君重说破：咄！且莫瞌睡。”

按《云卧书》云：“师是年坐间，凡有所说，则法宏首座录之。自‘大吕申公执政’，至‘保宁永禅师，四明人’，得五十五段而罢兴。宏遂以老师洋屿众寮榜，其间有‘兄弟参禅不得，多是杂毒入心’之语，取稟而立为《杂毒海》。今刊本名《武库》者，乃绍兴十年春，信无言等闻师语古道今，聚而成编，福清真兄戏以《杜预传》中‘武库’二字为名。及庚午，师偶见是集曰：‘其间亦有是我说话，何得名为《武库》？’以是知《武库》之名，实非师意也。”

[绍兴]二十四年甲戌（1154）

师六十六岁。

太守杨公王休建华严会，请为众普说。说偈略曰：

“绍兴甲戌上元节，自在居士兴善利，
梅民服化咸欢喜，仁风惠泽家家至。
善哉奇特大因缘，不可思议绝伦比，
上祝吾皇万万春，当与天地相终始。”

示唐彦举觉轩法语，以颂代书答归宗华侄长老，题圆悟和尚所付《楞伽经》授鼓山宗逮长老，题临济正宗法语，跋《古塔主语录》。

韦参军以花圃建庵，迁师居之。

[绍兴]二十五年乙亥（1155）

师六十七岁。

正旦临安净空居士陈安常、不空居士张处俊，各具一百问答，遣价求印证，师题其后云：“自问自答，自倒自起，处俊安常，各说道理。一人摇头，一人摆尾，蚊锥铁牛，卖弄口觜。赏伊胆大，来呈妙喜，尽令而行，埋入地底。放过一着，各自看取；若不放过，打出骨髓。且道，是赏伊罚伊？明明向你道，尚自不会，岂况盖覆将来？”

师自衡迁梅六年之间，遐陋远俗靡不从其摄化，家绘其像，敬事虔肃，有若临淮之大士、南安岩之定光。

十二月，蒙恩自便。

按《龙王殿记》云：“二十五年冬，天度清旷，权纲独揽，诏有司理冤枉，还之梅阳。梅为南方烟瘴之郡，医药绝少，多有不及东归者。”

按《答经略方公务德书》云：“往岁南迁，参随僧行，零落瘴乡六十三人，义难以忘，今之所存，于兹无几。间或熏炉茗盃，必异于众，盖不忘南荒朝游夕处之义也。”

按《为张县尉普说》：“在梅阳六年，受人供养。临行，庵中所有动使之物尽散与人，平昔所收些施利，悉用办斋，遍请合郡僧道士庶并见任官云。”

[绍兴]二十六年丙子（1156）

师六十八岁。

正月二十一日，离梅阳，太守邓公酢宾礼，委官兵津发，居民扶老携幼遮道，祖饯眷恋，有不胜情者，盖其道使之然也。取道汀州，二月至瀛川。时无垢居士、侍郎张公子韶，自横浦蒙旨守永嘉，师维舟俟之，用慰契阔。既见，留连款语，遍赏名山，留《题马祖庵》诗，云“中有奇道人，机锋如劈箭”，谓师也。公因以自画像需赞，师点笔疾书，有“贫儿索旧债”之句。

已而联舟东下，至庐陵，众信请说法于祥符寺，作《庐陵米价颂》。次太和，游青原，分袂于临江之新淦，作湖湘之行。

按无垢赠别诗云：

“相别十七年，其间无不有。
今朝忽相见，对面成老丑。
人生大梦耳，是非安足究？
欲叙惓惓怀，老大慵开口。
公作湖南行，我赴永嘉守。
重别是今日，南北又奔走。
已歆相过盟，长沙不宜久。”

邑宰黄公元绶迎师，馆于东山寺。

三月十一日，被旨复僧，谢恩升座，有“青毡本是吾家物，今日重还旧日僧。珍重圣恩何以报？万年松上一枝藤”之句。

《示黄元绶如是居士法语》云：“渝川江亭一见，心已许之，既而来驿舍吐露，若合符契，自庆验人眼不让古人。”

作《黄世永主簿净智庵铭》。

至宜春，憩于光孝寺，方外道友钱子虚计议，请为众说法。时丞相和国张公德远居长沙，其母秦国夫人问道于师。

按《殿记》曰：“浚窃惟先妣秦国太夫人，晚闻道于径山佛日大师，得自在无畏法。杲有忠君爱物之志，非若声闻独觉之私，厌生死而乐寂灭也，是以浚与之游。或者迷惑世网，循利背义，排斥己异，移怒于师，有识者愤之。”秦国卧疾将亟，曰：“妙喜老师，此生无复见也，老婆有私恩未报。”

和公凡三走介之宜春，趣师之行，由是兼程而至，秦国捐馆矣。和国公语师曰：“先妣愿供养和尚一年，为报德之私，今无复得。某谨遵遗训，师幸少留，以九夏之期，尽其敬奉，一慰先妣之愿，二伸人子之心。”师不可得而辞，遂馆于光孝寺之东堂。

六月，却饶州荐福之命，以偈遣四专使云：

“万死一生离瘴网，前程来日苦无多。

收拾骨头林下去，谁能为众更波波？”

题《大沩智禅师语录》，后示罗孟弼法语。

七月，秦国丧灵归蜀，师亦次舟至荆南。和公力挽同往，师无入蜀意，遂作桑梓之行。

尼慧觉以师顶相求赞故，有“虽然未即过江东，且随觉禅看西蜀”之句。

中书舍人唐公文若，字立夫，于道自谓有所趣向。每闻蜀僧言师有未语已前之验，立夫时召赴行，在维舟谒师。相见次，曰：“莫是子西之后否？”立夫曰：“乃大人也。”师曰：“尊丈与某昔在无尽府第相从甚久，不如公有个无师自得底道理，但未吃得径山手里竹篴在。”立夫乃俛首感叹，然后炷香以致谢诚，遂连檣而之鄂渚。

按《示太守祠部熊公叔雅法语》有云：“近在渚宫，见一破家散宅底汉，欲操吾刀、入吾室，便要杀人放火，被妙喜不动干戈，实时擒下，不必见赃而后知其为贼。”——盖指立夫也。

又按立夫跋师示熊法语后云：“径山赃物，并案款上纳，异时鄂州有一点杂毒入心，定却翻案也。缚虎须急，缓则噬人，事不两存，要识方便。若只旗鎗两下，又涉廉纤，云云。”

别后，以颂寄师云：

“人皆养子防身老，临济生儿不养家。

三尺竹篴千古令，更无一物是生涯。”

武当军节度使李公师颜请说法于府第。

示徐敦济提刑法语。

已而下赤壁，次临皋，望东坡雪堂，因作颂曰：

“力将正说分邪说，梦到黄州与惠州。

竹屋数椽容老貌，大江千古只东流。”

抵九江。太守朱公请说法于能仁寺，而以庐山圆通敦请住持，三辞而不获，因举道颜长老补其处，然后解维。

十月，至宣城，馆于敬亭山，作《普明琳禅师真赞》，谒方外道友太守枢密楼公仲晖，作《颜简卿简室铭》、《汤承事庆龄庵铭》。

适明州阿育王山专使至，准朝命住持。十七日，祇受次，宁国入山东安存悼往，三宿而别。

十一月，渡钱塘，由会稽双槐居士郑禹功参议以诗迎师于旅亭，有“底事病魔浑不染，只将正见洗蛮烟”之句。

帅座参政魏公良臣请说法于能仁寺。

十三日，就明州光孝寺开堂。十五日，入院。

腊月，访天童觉禅师及诸邻峰。

[绍兴]二十七年丁丑（1157）

师六十九岁。

住育王。裹粮问道者，万二千指。百废并举，檀度响从，冠于今昔。

云岩典牛游禅师以颂寄师云：

“五浊海底辗屎猪，跃出那边三脚驴。

铎声既已喧四衢，云间腾踏天马驹。

谛听典牛一句子，世上有你何用余？”

于是增修厨屋，凿二新泉，曰妙喜、曰蒙。

按《泉铭》略曰：“育王为浙东大道场，地高无水，僧众苦之。绍兴丙子，佛日受请，周旋其间，令僧广恭穿穴兹地为大池，锹锸一施，飞泉盆涌。知军事秘监姜公见而异之，名曰妙喜，无垢居士为之铭，末句有云：‘谓余未然，妙喜其决之。’”师因说偈于其后，仍作《蒙泉铭》曰：“广利东，泉曰蒙，源玲珑，万窍通，声淙淙，出无穷，良施工，不落空。铭泉者为谁？山僧妙喜翁。”

寺以众多食贫，常住伏腊不给，陈请：“海岸闲地仅千顷，命工开筑以为南亩，费缗钱十万余。”师率八万四千人结般若胜会，人出缗钱，余竭衣盂，以成岁入，用贍斋厨。左丞相汤公思退敷奏，诏赐其庄名“般若”。

六月，吊衡阳太守石公彦和，于新昌迁佛智禅师塔，作《〈正堂辩禅师语录〉序》、《广福寺钟铭》、《东坡先生画像赞》，跋《文殊道禅师偈颂》，答枢密楼公仲晖、节使曹公功显、侍郎曾公吉甫、侍郎荣公茂实、妙德居士黄公节夫问道书，示张晋彦运使、罗宗约参议、赵师厚观使、孙长文通判、鲍梦符教授、吕舜元机宜、郭仲堪知县、曾叔迟机宜法语，示内都知董德之入道颂，作杨岐五世赞、黄龙忠道者、天童觉禅师二老揖让图赞。

时有太学上舍生杨麟冠带拜师于堂上，垂泣云：“愿从和尚出家。”语未讫，掷下巾帽，袖中出剪刀，自落其发。师疾呼左右执手，问其故，乃以实对，因摄授之。次日，上堂云：“已着槽厂，将错就错。骑却圣僧，不妨快乐。龙象蹴踏，非驴所作。堪笑诸方，妄生穿凿。休穿凿，祥麟只有一只角。”

十二月，主天童觉禅师丧。

〔绍兴〕二十八年戊寅（1158）

师七十岁。

正月初十日，被旨迁住径山。二月二十八日，就灵隐寺开堂。三月初九日，入院坐夏，千余众。

按《塔铭》：“师之再住此山，道俗钦慕，如见其所亲。虽老，引接后进不少倦。一日，忽厨屋倾仆，盖神龙欲师兴建之始。师即挝鼓示众云：‘去岁育王方修了，今日径山又倒却；云堂大众一时惊，只有老僧浑不觉。敢问大众：因甚不觉？岂不见道：不哑、不聋，不做大家公。’由是广其址以新之，重建孚佑王殿及严像，设置东坡祠像于殿之右庑。”

示佛照居士郑提干、内都知张公一之、邓伯寿直殿、永宁郡夫人善因法语，作王德祖医师、荣茂实侍郎、方务德侍郎画像赞，答苏仁仲提举问道书、孙知县擅改《金刚经》书。

以颂代书戏答继明长老曰：“既作虫豸，又住鹤鸣，如水入水，似金博金。夜听水流岩下石，晓看山起面前云。此境此时谁得意？道得末后句，则不辜负老僧。”

九月，遣参徒之零陵，求《孚佑王殿记》于丞相张公德远。

冬，行化嘉禾，次吴门，吊方外道友信安，郡王孟公仁仲设无碍会于虎丘，以旌平日道义。长老灵沼请作佛智裕禅师真赞。抵无锡，枢密巫公子先（而次），谓之锡山莲社，请说法于南禅寺。陈阜卿侍郎撰疏，有“十七年现居士身，不动本来面目；几万里漂罗刹国，还归旧处风光”之句。

孙尚书仲益为前径山讷老作《塔铭》，讷之嗣法最老，请师署名其后。由是，师致书仲益，其答略曰：“觌（按：尚书孙仲益之字）顷见佛果于开宝，时公道价籍籍，满都国矣。靖康以还，崎岖兵乱，偶然不死，又罹罪罟，流窜岭海，仰瞻

一世龙象，如有仙凡之隔，只自媿叹。”

又曰：“公高风绝尘，已出世外，而非意之干同逐客放臣、迁贬之例，正如痴儿抟空捕影，只堪一笑耳。然佛法遇厄而后奇胜，乃见所以化服同异也。”

又曰：“僧最出所赐书，开读三反，幸甚过望。承欲移舟，临赉衰老，至惠山旋棹，僧伽危坐一塔之中，有熟视而不见者，一睹天人，信有命也。”

又曰：“自公入吴，一佛出世矣，侯王而下，皆获瞻礼，独覩尚未一诣，遂无以借口。覩方欲上书谢事，得请后书疏小间，当由临安入山，抠衣听法，一洗尘陋。”

又曰：“皇恐大雅侄归依至道，曲蒙与进，庶几班斤郢斲也。讷老塔铭，重辱书名其后，衰陋有光焉。”

[绍兴]二十九年己卯（1159）

师七十一岁。

正月泛太湖。按《示徐诚颂》曰：

“绍兴己卯正月旦，我因持钵入太湖；
徐诚权摄婆施罗，助我敷演此三昧。”

长老元弗迎归翠峰，为众说法。作雪窦明觉禅师真赞。

二月，却福州西禅之命。

三月，求退于朝，才进表，即渡江之四明。临安府尹张侍郎偁致书于师，其略曰：“窃闻拂衣禅席，再挽莫回，翩然清风，已趣高驾，此固不可以宠利势力迎屈，然岂不念圣天子以公名德之盛，增重名山，以佛法护行阙。幸为小驻，以副上意。偶职在守，上朝命是依，谨差衙校陈愈，浣布区区，万冀深察。使张京兆异日为白莲社中人，请自兹始矣。”师即答书，四月再归径山。上堂，有“重理旧词连韵唱”之语。

孝宗皇帝在普安潜藩，七月二日，遣内都监黄彦节，命师就山中举扬般若。说偈云：

“大根大器大力量，荷担大事不寻常。
一毛头上通消息，徧界明明不覆藏。”

献上，上嘉叹之。

是年，重建库院、行堂、西寮、仓院等处。作《寂室光禅师语录》序，作维摩示疾、九祖伏驮尊者、达磨面壁、二祖立雪、言法华画像赞，示徐敦立提刑法语，答丞相汤公进之、舍人张公安国问道书。

五月，吊无垢居士于海昌，作文以祭之。

六月，持钵雪川，作端狮子赞，示给事刘公行简入道颂、莫闰甫法语，题曹叔宝忘知轩，作道场辩禅师、护国远禅师真赞，以颂代书寄张钦夫定叟学士。

冬，行化云间，作船子和尚赞。内翰莫公侔请为众普说于普照寺。作三一堂铭，跋昌居仁送范司理序。薛令人请题嗣法需长老真故，有“常忆首山好言语，新妇骑驴阿家牵”之句。示昆山张知县法语。

程咏之运使以无垢居士与三川道人论“不愁念起，惟怕觉迟”颂，请师书其后。无垢颂曰：

“念是贼子，觉是贼魁；搥杀贼魁，贼子何归？
堂堂大路，惟吾独之。越南燕北，辽东陇西。
撒手便到，何虑何疑？神剑在山，锆冷光寒。
魑夔魍魉，莫之敢干。此名真觉，秦时[车*度]辄。”

师说偈曰：

“说觉说念，翻背作面。无念无觉，何处摸索？
起是谁起？觉是谁觉？豁开户牖，大虚寥廓。
撒手前行不顾人，秦时[车*度]辄何时作？”

跋喻弥陀行实记，示内都知李公伯和、妙圜道人善宝、成季恭机宜法语。

[绍兴]三十年庚辰（1160）

师七十二岁。

三月，丞相汤公请说法于灵芝寺，以偈送师。

育王开田次韵，曰：“毛锥子上通消息，大胜新开百丈田；居士不离香积界，老僧赢得日高眠。”

孝宗皇帝居建邺，内都监黄彦节侍次，诵于妙喜处所授祖师偈：

“心随万境转，转处实能幽。
随流认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”

上闻之，理与神遇，欣愜盈怀，委内都监访师，请升堂，遂说偈以献曰：

“豁开顶门眼，照彻大千界。
既作法中王，于法得自在。”

上甚嘉纳焉，寻复请为众说法，亲书“妙喜庵”三字及制真赞，题曰“文囿赞真呈妙喜”。

师演成四偈，其引曰：“宗杲伏承文囿至人颁示妙赞，大哉言乎，而思惟所不能及也。宗杲虽不敏，演成四章，谨缮写上呈，伏乞一目而掷之。”偈见前录。

示显德居士御带、黄公仲威入道颂，云：

“空却十方三世，去却千非一是。
目前烜赫光明，日用随缘游戏。”

题知省张公宗元随分楼、董公德之假山，跋王日休《龙舒净土文》，汪养源运使请作维摩居士赞，作孙长文画像赞、道端禅客端砚铭，示法音首座竖刹竿法语，以颂送邓子立直殿还都下、明长老归长芦，作祭超然居士赵表之文。

冬，行化宛陵。次当途，抵建邺，留守尚书韩公仲通，率僚属请说法于保宁寺。长老昙华请为众普说于钟山。嗣法了明迎之葑江，少休仆役。

题吕文靖公影堂遗事，次程子山侍讲韵，示可升禅人，示留守韩公法语，作达磨渡芦赞。

[绍兴]三十一年辛巳（1161）

师七十三岁。

正月，舟次仪真。太守徐公敦立请说法于天宁寺。适州学文宣王殿建造未圆，学徒告师，有以成就，师以说法施利二十万而助之。次日，复携轴求书法语以为引导故，有“葫芦必竟遭藤缠”之句。

至京口，谒刘公信叔太尉，访吴傅朋郎中，请书“法宝轮藏”四字。

游浮玉，次海门，作梦庵信禅师真赞，金坛谒参政汤公致远，溧阳访方外道友刘季高侍郎，取道荆溪而归。跋顾凯之所画维摩像。

四月，谢事径山。五月初一，遂所请。知省李公伯和施钱重建明月堂，为师佚老之居。秋往受业，庆忏轮藏。

按《行记》：“妙喜老师辛巳夏，谢事径山，得请于朝，九月之山东历阳，张孝祥自宣城来致敬，请法要，而别施衣盂，重建选佛堂。”

作《钱处和侍郎赞》。

[绍兴]三十二年壬午（1162）

师七十四岁。

居明月堂。虽老而益健，以法求人接物为己任，学徒益亲，贤搢绅为道而至者无虚日。

二月，之金陵，谒丞相都督张公德远。

按《塔铭》曰：“师虽方外士，义笃君亲，每及时事，爱君忧时，见之词气。晚自径山来秣陵，见某言：‘先人不幸无后，某之责，愿乞一给使，名藉公重，庶有肯就者。’某为惻然兴叹，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师亲后。”

孝宗皇帝即位之九月，诏师问佛法大意，适师卧疾，特赐“大慧禅师”号以为褒宠。二十八日受命。以颂谢招讨李公显忠施观音像。作祭荣侍郎文。

孝宗皇帝隆兴元年癸未（1163）

师七十五岁。

正旦，作郑禹功双槐堂记。

三月，闻王师凯旋，作偈曰：

“氛埃一扫荡然空，百二山河在掌中。
世出世间俱了了，当阳不昧主人公。”

出衣盂，命闾山清众阅《华严经》七百余部，用祝两宫圣寿，保国康民。

六月，之宁国上冢，葺治。

七月初一日还山。上复取向所赐宸翰，以御宝识之曰“赐大慧。”

十二日，师已示微恙，大众力请说法于千僧阁，以为末后垂训。师委曲付嘱：“老僧来日无多，汝等待吾之久，宜各随所缘，以佛法为念，莫负初志，实吾所愿。”其语恳励至切，于时众皆悲感。

十四日，夜有大星陨于寝室之后，流光有声，师闻，微笑曰：“吾将行矣。”

八月初二日凌晨，法鼓震裂。初九日薄暮，学徒识师无意于世，环拥寝室，师以手摇曳曰：“吾翌日始行矣。”

至五鼓，亲书《遗奏》曰：“臣宗杲深荷圣恩，臣今年已衰，遂辞圣世。伏愿陛下为天下生灵保卫圣躬，力致太平，永光佛法。臣宗杲上奏。”

及作丞相张公德远书，以端石砚寄别丞相汤公进之，以“外护吾宗”为嘱。

仍书委曲以示参徒曰：“吾歿之后，丛林自有常典，切不可过仪，小师不得披麻戴孝，恸哭过情，恐混世俗。所蓄书画，老僧平日至爱，道友彦光各送一本，庶以表意。”

口授委曲，付诸嗣法云：“吾自夏及秋，不美饮食，虽无甚疾苦，而幻体日见羸劣，盖世缘止于此也。汝既应缘一方，宜更坚持愿力，以报佛祖深恩，是吾之望。临行以数语为别，各宜悉及。”

了贤等请偈，师厉声曰：“无偈便死不得也！”众告既切，不得已而书付了贤，呈大众云：

“生也只恁么，死也只恁么，
有偈与无偈，是甚么热大！”

投笔就寝，吉祥而逝。

按主丧事临安府察判罗公公旦祭文曰：

“法鼓晨裂，流星夜坠。剡尺纸以上奏，即吉祥而飘逝。度门弟子净初等八

十四人，嗣法自教忠弥光、西禅鼎需、东禅思岳、荐福悟本、能仁祖元、东林道颜、西禅守净、育王遵璞、开善道谦、伊山冲密、洸山法宝、雪峰慧日、禅师蕴闻、净居妙道、资寿妙总、明因慧照，而次数过百十，星分棋布，列刹相望，皆其的子亲孙。潜通密证，匿耀韬光，唯恐有闻于世者，殆不可胜数。士大夫恪诚扣道，亲有契证，如参政李公邴、侍郎曾公开、侍郎张公九成，吏部郎中蔡公枢、给事中江公安常、提刑吴公伟明、给事中冯公楫、中书舍人吕公本中、参政刘公大中、直宝文阁刘公子羽、中书舍人唐公文若、御带黄公彦节、兵部郎中孙公大雅、编修黄公文昌、楞伽居士郑昂、秦国夫人计氏法真、幻住道人智常、超宗道人普觉。抠衣与列，佩服法言，如内翰汪公藻、参政李公光、枢密富公直柔、侍郎刘公岑、侍郎曾公几、侍郎徐公林、枢密楼公照、尚书汪公应辰、左丞相汤公思退、侍郎方公滋、提举李公琛、侍郎荣公蕤、尚书韩公仲通、内都知昭庆军承宣使董公仲永、成州团练使李公存约、安庆军承宣使张公去为、开府保信军节度使曹公勋、中书舍人张公孝祥、御带宁远军节度使黄公仲威、直殿邓公靖、无住居士袁祖岩，其余空而往、实而归者众矣。是月二十日，众以全身葬于明月堂之后，申明于朝，以所居为庵，仍建层阁奉安宸翰。”

按丞相汤公书云：“禅师道德，圣上所慕，易庵建阁，计皆得可，塔名师号，当为奏知。”

按《塔铭》曰：“隆兴元年八月十日，大慧禅师示寂于径山明月堂。皇帝闻之嗟惜，诏以明月堂为‘妙喜庵’，赐谥‘普觉’，塔名‘宝光’。其徒以全身葬于庵之后，卒被光宠，表之无穷，诚有以自致也。所赐御书，建阁藏于庵，与兹山不磨矣。”

其八处九会、升堂语要、普说小参、赞偈机缘、长笺法语，无虑数十万言，参徒道印编为六十卷，奉置于庵；宗珪、昙密、惟禪、宗演、净智、居士黄文昌，哀其纲要，离为五册，刊行于世。蒙诏赐入大藏，同圣教以永其传。

师之爱人及物，等之以慈。怒骂嬉笑，得之天真。机辩迅雷霆，语言灿星斗。具大眼目，擒纵自如。破诸方之异解，死学者之偷心，必令实证实悟，得大自在而后已。所以始从分圆悟半座，至于数领庵园，一住鄮峰，两坐双径，奔走天下，奇衲悦服名公巨儒，如优昙花一现于世，以至上达天听，感动宸衷，特垂顾问之褒旌，以徽名之宠，奎章宝墨，云汉昭回，佛日重光，真风普被。

其所摄化，倾仓倒廩，唾玉挥金，诚心乐施，唯恐其后。而师喜济惠，随得随与，况于细行，毫发无亏。虽迂遐裔，龙象拥随，忍死不弃。及其示寂，如失恃怙，龙神为之戴白，龙王圣属出现彩亭之上，举众见其冠白，鸟兽为之哀号。贤士大夫写词致哀，动逾百数。此皆法雨之所润，恩人利物之大凡也。若其荷佛祖重任，恢临济正宗，号令人天，指呼凡圣，殆非笔舌所能纪。今以平生出处大略，列岁月而编次，及前后之所闻见，敬录其实，以为万世标准云。

大慧先师示现七十五年，言行出处，章章可法，咏老集为《年谱》，刊行于世，有补来学。但其间不能无误脱，宗演顷在众时，每览之，辄为嗟惜。后得江西莹〈云卧书〉，亹亹讥其阙失，与昔所闻，果若符契。逮开禧乙丑，青山无事，始获校订，删入六十余处，粗得无差。噫！云卧侍师于衡梅，可谓亲闻饴见；与育王双径之会，舍拙陋，存亦无几。今若不正之，则是非之辩不息，由今而后，学者阅绎无疑。奋烈丈夫志，追跨前作，临济坠地之绪，庶可起焉。若真具大阐提，火此书可也；或未然，毋忽龟鉴。住华藏比丘宗演百拜敬书。

【附录】

大慧普觉禅师塔铭

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魏国公 张浚 撰

隆兴元年八月十日，大慧禅师宗杲示寂于径山明月堂。皇帝闻之嗟惜，诏以明月堂为“妙喜庵”，赐谥普觉，塔曰宝光，用宠赙之。其徒以师全身葬于庵之后，使了贤来请铭。

先是，上为普安郡王时，闻师名，尝遣内都监至径山谒师，师作偈以献上，上甚嘉之。及在建邸，复遣内知客请师山中为众说法，亲书“妙喜庵”大字及制真赞寄师。又二年，而上即位，始赐号大慧禅师。明年，复取向所赐宸翰，以御宝识之，恩宠加厚，而师亡矣。

仰惟主上神圣英武，资不世出，而惠顾一方外之士如此，盖师于释氏，所谓卓然杰出于当世者，忠诚感格，得之天理，是以上动宸心，眷知特异，吁其盛哉！自昔圣贤，以传心为学，诚明合体，变化兴焉。西方之教，指心空为解脱究竟，盖得一而不见诸用，而悟入要处，或几于尽性者所为。后世三宗并行，临济正传，号为得人。超出声尘，不立一法，根源直截，以证为极。焜耀震动，卷舒无碍，如师子儿，游戏自在，获大无畏，此固不可以智知识也。临济六传至杨岐，杨岐再世，而圆悟禅师克勤得法于五祖演，被遇两朝，其道盖盛行矣！师实嗣圆悟，益光明焉。

师讳宗杲，宣州宁国人，姓奚氏。年十七，为浮图，不欲居乡里从经论师，即出行四方。始从曹洞诸老宿游，既得其说，叹曰：“是果佛祖意耶！”去之，谒准湛堂，准识师眉睫间，久谓之曰：“子谈说皆通畅，特未可以敌生死。吾今疾革，佗日见川勤，当能办子事。”勤即圆悟师也。

湛堂死，师谒丞相张公无尽求准塔铭。无尽门庭高于天下，士亦少许可见。师一言而契，即下榻，朝夕与语，名其庵曰妙喜，字之曰昙晦，且谓：“子必见圆悟师，吾助子往。”遂津致行李来京师，见勤于天宁。

一日，勤升堂，师豁然神悟，以语勤。勤曰：“未也。子虽有得矣，而大法故未明。”又一日，勤举演和尚有句无句语，师言下得大安乐法。勤拊掌曰：“始知吾不汝欺耶。”

自是，纵横踔厉，无所疑于心，大肆其说，如苏张之雄辩，孙吴之用兵，如建瓴水转圆石于千仞之阪，诸老敛衽，莫当其锋。于时贤士大夫往往争与之游，雅为右丞吕公舜徒所重，奏赐紫衣，号佛日大师。会女真之变，其酋欲取禅僧十辈，师在选中，已而得免，盖若有相（相，音 xiàng，帮助）之者。

渡江而南，圆悟方主云居席，命师居第一座，为众授道，誉望蔚然。已而去，入云居山，居古云门，学者云集。复避乱，走湖南，转江右入闽，筑庵长乐洋屿，时从之者才五十有三人，未五十日，得法者十三辈，前此盖未始有也，后皆角立。

始，应给事江公少明之请，住小溪云门庵。而浚在蜀时，勤亲以师嘱，谓真得法髓。浚造朝，遂以临安径山延之，道法之盛，冠于一时，百舍重趼（按：百舍，止宿百次，即长途跋涉之意。舍，止宿。重趼，足因久行摩擦而生之硬皮、老茧，引申为长途跋涉之意。重，音 chóng；趼，音 jiǎn）往赴，惟恐后拜其门，惟恐不得见，至无所容，敝千僧大阁以居之，凡二千余众。所交皆俊艾，当时名卿如侍郎张公子韶，为莫逆友，而师亦竟以此遇祸。盖当轴（当轴，比喻官居要职，主持政事）者，恐其议己恶之也。毁衣焚牒，屏居衡州，凡十年，徙梅州。梅州瘴疠寂寞之地，其徒裹粮从之，虽死不悔。噫！是非有以真服其心而然耶？

又五年，太上皇帝特恩放还，明年复僧服，四方虚席以邀，率不就。最后，以朝命住育王，聚众多，食或不继，筑涂田凡数千顷，诏赐其庄名般若。

又二年，移径山。师之再住此山，道俗歆慕，如见其所亲。虽老，接引后进不少倦。居明月堂，凡一年以终，将示寂，亲书遗奏及寄声别右相汤公，又贻书于浚。了贤请偈，复取笔大书，不少乱。

师虽为方外士，而义笃君亲，每及时事，爱君忧时，见之词气，其论甚正确。晚自径山来秣陵见浚，垂涕言：“先人不幸无后，某之责，家贫何所仰？愿乞一给使，名藉公重，庶有肯就者。”浚为惻然兴叹，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师亲后。

既退居明月堂，冒暑走其乡，上冢葺治，所存盖如此。使为吾儒，岂不为名士？而其学佛亦卓然自立于当世，非豪杰丈夫哉！卒被光宠，表之无穷，诚有以自致也。所赐御书，建阁藏于妙喜庵，与兹山不磨矣。

师寿七十有五，坐夏五十八年。僧俗从师得法悟彻者，不啻数十人，皆有闻于时。鼎需、思岳、弥光、悟本、守净、道谦、遵璞、祖元、冲密，先师而卒，我秦国太夫人亦尝于师问道焉。呜呼！我识师之早，此心默契，未言先同。从容酬接，达旦不倦。人间至乐，孰与等拟？盖惜其沦没山林，惠利之不博加于人也。然而以道观之，安可以隐显去来，索师于形骸之内哉？我实知师，宜为之铭。铭曰：

死生为一，非想非说。证彻了悟，一息千劫。
嗟师何为？拳拳忠孝。欲迪群迷，俾趋正教。
嘻笑怒骂，佛事炽然。情生智隔，疑谤兴焉。
天目巍巍，终古莫移。师兮道德，此山与齐。